

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矣情兮美曰時兮素以為
絢兮何謂也子曰續事後素鄭玄曰續畫文也

曰隨隨侯珠和卞和玉續繡也絢人見其表莫
文彩也言湛文章如珠玉錦繡也

測其裏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
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

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良徒謂吾生文勝
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測度也

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
翰曰徒空也吾生謂湛也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善曰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
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銑曰言

湛與岳心神相照也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善曰孝經曰
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善
曰

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
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子
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濟曰承事也

之友悌和如瑟琴善曰毛詩曰妻子女好合如
鼓瑟琴良曰友悌兄弟

也琴瑟言聲相和也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

猶賞爾音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

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
音而識道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難為唱

和矣然我終復寡賞爾德音也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

招皇輿乃徵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

傳陳劬仲曰詩去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
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銑曰厲整也言

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尉掾古之銑曰厲整也言
招士以弓與車也為太子舍人也內扶負兩

宮外宰黎蒸善曰典引曰巡請黎蒸向曰贊

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今黎蒸皆黎也志節允著清風載興善曰胡廣

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濟曰允信著決央彼樂

都寵子惟王善曰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

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

喉舌相爾南陽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

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惠訓

不倦視人如傷善曰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

視之如傷銑曰惠愛訓教也不乃眷北顧辭

祿延喜善曰子注德厚受祿德薄善曰余

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一紀于茲

善曰只氏春秋牛共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

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班白

攜手何歡如之善曰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

言淇與岳俱不仕至甚死時二紀於此也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

惟聞異俗疵文雅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

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

之任良曰寡少惡難疵病也言小人衆賢者少是執戟疲揚長沙投賈善曰

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
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曰揚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
達投於長沙此皆時俗而疾之驗
無謂爾高

恥居物下向曰勿以己為高恥居人下也子乃

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善

史記曰觀范曄之見王莽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齊曰洗然迴情克言承古之誠迴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固不同也為仁由己匪我

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哉周易曰童蒙來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子之於人誰毀誰譽是辨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長曰蒙不知見言為仁者之行由己不曲求樂知一人則誰為毀譽而何有

去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

志申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尚書曰正色率下翰曰淄黑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而能申志也雖不爾以

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諷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

皇奉轡承華善曰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諷言聲類曰諷善言也漢

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向曰諷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

也承華東
宮門名也
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

出光厥家
善曰尚書曰道揚末命
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列明也加
我聞積善神降

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
稱家出光其家謂為南陽相也

之吉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宜

享遐紀長保天秩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
良曰享

如何斯人而有斯疾
善曰論語曰伯

曾未知命中年墮卒嗚呼
善曰論語曰伯

哀哉
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
翰曰五十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善曰

知命湛四九卒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

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器

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
性頗豪侈甘食美服窮

滋極珍毛詩曰考子不匱永錫爾類
臧榮緒晉書曰

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
適齊長子死其歛以時服漢書曰衣禪複為襲

誰能拔
曰同善注錫賜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
賜其子以為善也襲衣簡選也器棺槨也

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

王孫家業千金厚曰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
吾欲贏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云焉
向曰拔

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

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
淵哉

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濟曰樞輅

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善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

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

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孫行始也家語曰

穎孫師有容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良曰柩輅車也祖送

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望子舊車

也逝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反也望子舊車

覽爾遺衣幅偏被抑失聲迸涕交揮善曰

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文文伯卒蒯姜曰二三婦無

揮涕蔡邕陳冲弓碑曰嚴數知名失聲揮涕翰曰

望湛所乘之車所服之衣幅非子為慟吾慟

為誰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

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鏡曰慟變日往月來

容兒言我不為湛慟當使誰為之也日往月來

暑退寒襲零露凝凝勁風淒急慘爾其

傷念我良執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

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

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

敢退向曰襲及凝結勁緊也言感適子素館

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良朋也適子素館

撫孤相泣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春秋外傳

曰為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莫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

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

言適湛故館撫湛前恩未弭後感仍集積悲

之子與之同泣也

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善曰賈逵國語注

曰弭忘也良曰

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再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
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誅

并序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誅之翰曰馬敷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

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

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

焉

善曰博陽晉諸公護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蒲闓因此為亂推齊萬三王士杜

頊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

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

蜂蠆

勑

有毒驟失小利

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臧文仲曰

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况國乎向曰王旅王師也

國家絕滅然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

善曰毛詩曰

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建威喪

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

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

與賊戰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志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

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

若夫偏師裨也將之隕首覆軍五臣本者

蓋以十數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

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

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翰曰

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剖符專城紆青拖墨

五臣本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善曰東

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

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

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

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銑曰剖

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

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失守者相望於

境言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善曰鞏姓也更名

後也漢書曰羌

渠鬼向曰鞏更羌賊率魁主也據秦州隴西

稱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善曰左氏傳曰凡

其不帶濟曰掩其子以眇爾之身介乎

用曰襲館客舍也

圍之裏良曰眇爾微弱率寡弱之衆據

雉之城善曰十雉言小也翰羣五臣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

穴而處負戶而汲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

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木石將盡推蘇之竭芻蕘

罄絕

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焉

毛萇曰芻蕘新采者也

於是乎發

梁棟而用之芻的以鐵瑣機關既縱

五臣作礮

而又升焉

善曰言以鐵鎖擊木為機

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壑具

礮千夫沈滯然礮與礮並同力對切

關却升上也

之松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

煙傍起歷

馬長鳴

壯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

穴浚漸

偵

將穿城

潛

穴處擊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

然偵廉視也方言曰偵也

地道攻城也子謂數也浚深穴坑也壺鋪瓶甌並器

毛者曰橫清氏攻之也向曰橫大寒潛氏謂穴中者藏殺也言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濟曰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
全數百萬石之

積文契書於幕府
善曰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六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良曰契書部
聖朝疇咨

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善曰禮記曰夏楚二物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穎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
稱誰謀進以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
而州之有司乃以

私隸數口穀數
善本無數字
十斛考訊吏兵

以擯賈楚之辭連之
善曰禮記曰夏楚二物也楚荆也夏與擯古今字通
鐵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擯楚杖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

大將軍屢抗其疏
善曰干寶晉紀曰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

將軍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敦之功也此下彤表敦辭也

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

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

事忌敦勲效推極
善本作極推
小疵
善曰管子曰民無取

勇疾過也言忌其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致

禁劾假授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

言推窮小過非褒獎之道也劾推也謂良曰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許謂許彤所

請也子謂馬敦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

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勵善

作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五臣本獲濟寵

秩未加不幸喪云朕用悼焉今追贈牙

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善曰王隱晉書贈馬

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悼傷魂而有靈嘉

茲寵榮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

謂贈將鬼而有靈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善曰言

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主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

之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濟曰庸用也言清絜

之士聞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若乃下吏之肆其噤

亦勿負莫首之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

也廣雅曰妬害也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波

買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雋里疾買首之讎也

為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

若其悲夫善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

邪應之曰善且一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言數為善而見其也悲天痛傷之辭昔乘丘之戰縣責

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責父曰他日

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

也乃誅之善曰豐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

日不敗績而今敗流矢在白肉公曰頃長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

始也鄭玄曰白肉也縣姓責父名也

謂責父以敗績是股裏也非其罪言

乃誅其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

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

史臣班固而為之誅五臣本作誅之善曰公

君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技劍也氏春秋管

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蓋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

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

後綴文之士眾矣濟曰忠謂縣責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貌綴辭之士謂史臣也遺棄也

天子既已策無已字而贈之微臣託乎

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良曰

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去末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土小易知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曰史記曰侯嬴

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翰曰言人不易知也嗟茲馬生位末名

卑西戎猾夏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奮其奇

亂也銑曰西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保此汧城救我

邊危彼邊奚咎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林焚焚魯

狄豺虎競逐善曰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

相詐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

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向曰

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

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遭此貪

焚之狄如豺虎善曰鞏善曰潛時官寺善曰

之競奔逐也春秋曰在上無道倍傲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

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曰任

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

濟曰恣睢六視貌趾止也官寺客舍也

虓呼交呼闕呼震驚台司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

方春秋漢含尊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聲勢沸

良曰虓闕怒盛貌台司三公職司也

騰種落煽扇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詣張

熾善曰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

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翰旌旗曰沸騰交亂起兒種落部也熾盛兒也

電舒戈矛林植彤珠五臣本星流飛矢作朱字

雨集善曰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

星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

矢如雨下銑曰雷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彤朱賊為

鐘銷鐵灌城中散如流惴惴士女號天以睡之

泣善曰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嬰奕奕而於昊天

吹負戶以汲累郊之危倒懸之急善曰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益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濟曰言城之危如累

如倒懸也外人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四

方爭發良曰發謂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

協韻善曰戰國策廉雖曰聶政之刺韓偃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向曰白日喻精誠明

威嚴肅物也依也秋霜喻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

循寒士挾纊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慘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

天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代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鐵曰厲勸懦也言以威稜勸之蠢蠢大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

善曰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眾不暴寡司馬

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
也向曰蠢蠢衆多兒犬羊謂賊也阻恃陵欺寡少
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愜愜苦窮城氣若無假昔

命懸天今也惟馬善曰王逸楚辭曰愜愜畏

行曰假氣游魂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言凶
存於時濟曰愜愜小息兒言河城之人皆懼而小

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皆言昔時之
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致計策而存也惟此

馬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刻靈以

長壘善曰解嘲曰雖其人之瞻智哉字書曰瞻足

也徐爰射雉賦注曰剌剌也談文曰壘坑也

中七豔切未見烽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補穴

以欵善曰廣雅曰培種也蒲溝切翰曰錘鐵也

於穴甲因培穴以言賊為地道鐵石以火薰殺之

埋之也培猶培也末石匱竭其稗幹空虛

矚下然馬生傲若有餘善曰左氏傳晉邊吏

授兵登埤杜預曰矚然勁忿兒也矚與矚同孔融

稱衡表曰臨敵有餘銑曰木石戰鬪之物拋石礮

不也其稗薪菓供炊爨之事也矚矚梁為礪

然自得自傲若有餘言不急懼也矚矚

五巨本作礪字盧會切柿廢松為芻守不之械歷有

鳴駒向曰芻繫也柿木禮也哀哀建威身伏

斧質心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

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質木

樞也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賁樞也悠悠衆兒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敦無之曠誰也

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晉賴

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善曰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謀也音模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天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庾為寇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使汧人有勇知我雖未學聞之前

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善曰莊子曰未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

所謂末學廣受大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

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翰曰我岳自謂也同善注燕人表王歆墓是旌表也思人愛樹甘棠勿

前翦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甘棠勿剪勿伐名邵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樹皆不翦伐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

兩造未具儲隸蓋抄孰是勳庸而不獲

免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

向曰矧况也言孰有存汧之深功疑犯之戎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儲粟也隸私隸也抄少也孰誰也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言能醜正惡

直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齊曰猾亂也

言削其善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斷削也惡其正直也

牧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

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

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老鷹之揚若不戢翼而

步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駕鸞在梁戢其左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

面自得免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忘爾大

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善曰

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殺戮于何而不至

而深効其罪狀于何不至善曰慨慨馬生

碾即高致發憤囹圄五臣本及而猶眠

食嗚呼哀哉善曰說文曰博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碾碾堅也力唐切左氏傳

曰苟偃伐齊卒視不可哈藥懷曰主苟終所不嗣事

于齊有如何乃與受哈銜曰慨懷也碾碾堅也囹

圜獄也眠憾也言懷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善曰

此憤怨死而猶憾

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

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

熟怒而奔燕軍夜大驚尾炬大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又所觸盡死傷五千入因銜枝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

奇無窮向同善注張孟運籌危趙獲安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

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

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

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

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濟同善注

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妖搖之筆端善曰吝妖

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

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害傾倉賢曰嫉搖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小過也

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善曰

周禮有鑿計庚詩鄭玄曰征鑿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翰曰頒賜也言可傾倉及所虜狄以

賜況用家粟私僕別子雙龜貫以三木善曰

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不赭關三木銑曰別奪龜印也汧督

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三木謂相械枷也

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作扶老攜幼街

號巷哭五臣本作嗚呼哀哉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

迎孟嘗君劉緇聖賢善曰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向曰摧割折傷也言同圍者聞其死老

幼相扶哭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於街巷也

乃牙其門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旌以殊恩謂贈牙門將軍濟曰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

勲班爵亦非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嗚呼哀哉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勲

後昆敦後嗣也言司勲班爵亦問其後嗣庶以慰勞冤死之魂也

陽給事誄 并序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

力攻滑臺城東北朔壤王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給一百匹粟三百

解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翰同善注

陪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

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

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值國禍

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豐廟五臣剝

司究善曰潘岳揚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

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廟與摩音義同向曰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

虜即索虜嗣也間伺豐隙也幽并騎弩屯逼

三臣本
作偏字
鞏洛列營緣成相望屠潰
善曰物

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關中詩曰列營基時

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

民逃其上曰潰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射聚偏置

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

也

之閒以緝華裔之衆
善曰緝會聚也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

陷勅寇
善曰史記李左軍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

士師奔

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
連身飛

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
善曰毛詩曰佻佻公

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
善曰非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

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

太守陽瓚滑臺之逼
五臣本厲誠固守

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

之

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節以求全也如過也

可贈給事中振邨遺孤

五臣本作孤遺

以慰存亡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

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郵收也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

銑曰振

逮元

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勲

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善曰東觀漢記

曰章帝壯而仁明向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

末臣蒙固測

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濟曰夫臣延年自謂也我家開固隨訓教也至教謂制諡也詢諮謀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祜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

賢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占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

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培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良曰祜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

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鞠殺陽處父此則貞正之道亦不常為福也

夷致果題子行間

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

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翰曰苦夷魯季氏

臣名致果為毅也行間謂行陣之間也

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

勲雖廢

善本作發字

邑氏遂傳

善曰左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勲又衆仲曰胙之以士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

劉何以邑氏 銜曰忠謂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贊也舊勲即上忠壯之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

也惟邑及氏自温徂陽狐續既降晉族

弗昌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言狐射姑

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之子之

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良

善曰毛詩

曰之子子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勇

濟曰之子謂瓚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敏和敏率肅勳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

而能達理至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

馬配服駢衡

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言其贊宋朝如彼駢之

為馬四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 良曰竹柏喻堅貞也

駢喻能當國

邊兵喪律王略未恢

善曰周易曰師

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

函陝堙阻漣

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

善曰母丘儉在幽州詩曰

也漣洛二水名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東驚南埃

謂索虜路無歸轉

野有委骸

善曰漢書王恢曰轉車相

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櫬歸其縣應劭曰櫬小棺也服虔曰櫬與櫬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翰曰櫬小棺也言道路之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者田野之內多委弃之骨

帝圖斯艱五臣本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

師危臺濟曰圖謀也危憬彼危臺在滑之

垆周衛是交鄭程是爭善曰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

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邾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程伐鄭不克良曰憬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垆昔惟

周衛鄭程四國各言古者已有戰爭以此也

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繁城金

柝夜擊和門書高善曰令謂刁斗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盡夜漏起

門擊刁斗周禮曰大司馬以柝為左左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為外閉之關三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巘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繁

繞為衛也全謂刁也柝打更木也和門重門也亮閉也料敵壓難善本作

時惟陽生善曰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妻於折衝獸難決勝而已銑

難曰料量也壓涼冬氣勁五臣本作塞外草

衰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寒邊矣獯

虜乘障犯威善曰尚書玉曰邊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

城也濟曰場遠也獯虜謂鳴驥橫厲霜鏑

高鞏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善曰漢書曰息

索虜嗣也障邊也威國威也

次躬絕命辭曰

應鳥隼橫厲之口冒頓乃作為鳴鐘音義曰箭鏑也西

京賦曰遊鷗高翬薛綜曰翬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

迭我敵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良

曰厲整錯鋤董飛軼過俘取也言過我河縣虜取我

洛畿也 **攢鋒成林投鞬為圍** 善曰東京賦曰

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鞬高如城

音數所也 翰曰攢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投

鞬言兵多相投 **駸駸窮壘嗷嗷羣悲師老**

善曰左氏傳晉軍更曰楚師老矣漢書項羽曰歲飢

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折骸而炊下反曰吾聞圍

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

衝其二三一鈇曰駸駸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嗷嗷

悲愁也 向曰老矣也 變形言被圍既久後救闕遠

而形勢變也穀也無半秬謂乏糧也寡寡於極守

以木植之也 不佞食曰秬秣也此示無有蓄積也

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齊次累丘之郭主八焚衝或濡

馬褐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 濟曰衝戰重也渴

馬衣也言守者夫焚敵車而攻者 勉慰瘼傷拊

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 **勉慰瘼傷拊**

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善曰左氏傳

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

心 良曰勉勸也瘼創也言勸視被傷及饑渴之義

人使其用命力雖窮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 **義**

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 善曰劉熙釋

名曰矢末曰 **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沂督效**

括 翰曰鋒 刃也括矢也

賁 矢也括矢也

賁 矢也括矢也

貞晉策攸記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貴父御馬驚敗績公遂斃

貴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威榮緒晉書曰沂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

命誅之沂城督馬敷效節全城晉命誅也皇上

嘉悼思五臣本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

事善三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疏五臣本爵作疎字

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善曰

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燕布上疏爵而貴之濟曰疏分紀錄庸功也請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

遺子也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善曰何法盛晉中興善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

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璿

之水出焉其中多璿玉說文曰璿亦璿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

寶善曰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

琴鼓之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

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

人之薄也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

士與之樂此也。舟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考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向曰：「奢美玉也。」隍城池也。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淳于棼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輕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善曰：皇甫謐曰：巢，父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奏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漢書曰：訓夷皓之風。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漢時隱者。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錙銖周漢。

我為伊呂，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齊曰：言此數人秉行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亦平君之父老，而絲世浸遠，光靈不屬。善曰：錙銖猶輕細也。

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丘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良曰：絲，歷浸漸也。言歷代至使菁華隱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

沒芳流歎絕不其惜乎。英也。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作道，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五臣末景之餘波。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婁子同歸津。

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樓末景游
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千流沙向曰言今之作
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
其清塵及其中途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
照明古人未景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
之幽居者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
翰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

不好弄長實素心

善曰左氏傳郤丙對秦伯
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

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
無飾曰素 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 學非稱師

文取指達

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
意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

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

錢曰迹在於
故雖同於人而不失清
勢靜默之道也逾益也

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善曰禮記
曰事親左

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善曰禮記
曰事親左

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
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

毛子捧檄之懷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
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曰不任藜菽不給

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塚井曰不擇妻而

娶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

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

右就養無方 曰勤苦匱乏也

與父勑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念曰則曷為去

親而事吾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吾之

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

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

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濟曰惟思也同

善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

物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良曰偶

諧遂乃解體世紛紛結志區外五呂作定

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

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灌畦粥

蔬為供魚菽之祭善曰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向曰畦園鬻賣

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祭用魚豆示儉也菽豆也織紉

以充糧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寧喜出奔晉織紉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立織禮

注曰紉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幼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織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高也織蒿為薄翰曰

衛侯之弟專織紉於邯鄲終身不言衛事緯織也紉履也餘同善注心好異書性

樂酒德善曰劉劭集有酒德頌也簡棄煩促五臣本就

成省曠善曰張茂先荅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分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身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耶象曰屏者除弃之謂

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

祿而化卑耶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善濟同善注有詔徵著作郎

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于尋陽縣之某里以識悲悼遠士傷情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冥冥默不可為象良

曰言雖冥默無象因應神也嗚呼歎詞淑善貞正也夫實以誅華名由

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信筭數

也片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

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

曰靖節徵士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向曰愆違也前志前

書記其詞曰物尚特生善本作人固介立善曰漢書晉義臣瓚曰介

特也豈伊時遘曷云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此行

亦非世世相及繼作其事矣伊惟也遘遇也曷何也嗟乎若士望古遙

集向曰若士謂潛也望古逸人遙與相集也韜此洪族蔑彼名

級善曰葛龔遂初賦曰承豸龍之洪族賜高陽之

曰韜藏壯大也大族謂大司馬睦親之行至自非

敦善曰周禮二曰六行孝女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齊曰睦劬敦勉也言劬親之行至

自天生非勉勵為之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楚

人也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廉深簡潔貞

夷粹温銑曰潔清貞正夷和而能峻博而不

一謀良曰此人重之也餘同善注

平也粹不雜也

繁善曰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良曰峻高繁多也依

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五臣本兩非五臣本

無非字五臣本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事善

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

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

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

士壞植散弄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空首陽為拙柱

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

詩曰因心則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

必務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

之俱也翰曰能和畏榮五臣本好古薄身

而不同夫子謂潛也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

厚志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敦道德也

禮州壤推風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

禮推風推挹其風也齊曰霸謂當時霸者孝惟

也虛禮虛心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碎命也

義養道必懷邦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

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良曰惟思義善也人

懷邦不忘於國也言潛為養親而就彭澤令也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五臣本

止可觀進退可度翰曰鈞猶及也言長卿棄官

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於至道

雅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

何悟之辨濟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歸來高

蹈獨善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濟曰謂潛作歸亦既超

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

林善曰廣雅曰葺覆也向晨煙暮靄春煦

秋陰翰曰煙靄皆山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

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

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同有

天命不可損益濟曰躬身也不不堪也然知也

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子好色

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

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銑曰謂潛辭徵著

作郎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是

率道之糾纏幹流真漠報施善曰鵬鳥賦曰

糾纏三合繩也幹轉也凶翻覆轉流有似繩纏相纏次也冥莫報施謂神靈報寂寞冥昧不能施善人之善不孰云與仁實疑明智善曰言誰云天能明也

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向曰誰云天道與仁於潛不驗使復謂天蓋高胡僂斯

義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竭史記子章曰天高聽卑翰曰常謂天履信曷憑思

高聽卑何為誓此仁義也斯此也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順何實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年在

中身疾維疢傷疾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疢疢杜預曰疢瘧疾也良曰上壽視死如歸

凶若吉善曰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藥劑弗嘗視死如歸

禱祠善本作非恤善曰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

劑和也恤憂也言不以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僚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幽告終懷和長

畢嗚呼哀哉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節式善曰僚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

尊遺占去聲存不願曲且沒無求瞻省濟曰式用也

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
墓所賻者皆使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斂以時服
務從儉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 驗畢

友善曰河圖考鈎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
首足形還葬而無樽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
下棺也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 **深心追往**

不棺也遭逢也壤地也窆葬下棺也 **遠情逐化** 善曰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向
曰延之自言追念注日游遠情隨逐於

潛變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喜曰漢書陳餘
化也 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
入下遠 翰曰爾謂潛我延之自稱也暇閑也 **伊**

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 善曰毛萇詩傳曰憩息也 濟曰伊惟洽合也閭門
也 良曰盤樂息也之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 善曰毛詩曰誨父兄弟備言燕私孫卿子曰方
則止圓則行 向曰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
必見患於時俗夫物方則止 **哲人卷舒布在前**

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 善曰西征賦曰蓬與
國而舒卷西京賦曰
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躬監不遠 翰曰哲人卷舒
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
在於前代載藉取鑒不遠 **爾寶貝愀然中言而**

發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濟曰潛復
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兒中言發中之言也

遠衆速尤迂風先履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
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
卸悔深作敢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掘也
飄風與暴雨隧則掘必先矣 良曰尤責迂過履倒

發 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濟曰潛復
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兒中言發中之言也

遠衆速尤迂風先履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
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
卸悔深作敢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掘也
飄風與暴雨隧則掘必先矣 良曰尤責迂過履倒

卸悔深作敢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掘也
飄風與暴雨隧則掘必先矣 良曰尤責迂過履倒

飄風與暴雨隧則掘必先矣 良曰尤責迂過履倒

良曰尤責迂過履倒

良曰尤責迂過履倒

也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善曰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

有時而滅恐已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 銑曰身與才非至實之具而榮聲必有消歇也

散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善曰爾雅曰永

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向曰言潛既沒智音永遠誰復箴我之闕失也 仁馬而

終智焉而斃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馬死三王仁馬死五伯為馬死

翰曰歎曰古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善曰

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婁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

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婁

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實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阮生解不受是具其餘

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

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

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

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

惠 濟曰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謚曰惠 其

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旌此靖

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善曰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良曰旌表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親叔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

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銑注同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

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善曰律谷黍谷也次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

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

陵種龍鄉也出鳴鷄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

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

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

枚李可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

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

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

願連城之價向曰罷輟去辭皆喻貴妃薨而離於

帝也餘皇帝痛掖殿之既閭悼泉途之已

宮善注善曰埤蒼曰閭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

居緣生事云因以為名也向曰掖殿掖庭之

殿貴妃之居者也閭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

也巳宮謂之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之宮也

步擔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

哀哉善曰上林賦曰步擔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

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翰曰步擔長砌也蕙路香草宮

儀居舍號曰椒風

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

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

女弟為昭儀居令號曰椒風也

天寵方隆王

姬下姻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

下嫁於諸侯

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

如以如女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也

故天子女

肅雍揆景陟岵爰臻善曰言王姬

通言王姬

如遽寶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

瞻望母兮

及曰言王姬將擇日出降而貴妃遽薨

如遽寶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

瞻望母兮

及曰言王姬將擇日出降而貴妃遽薨

如遽寶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

及曰言王姬將擇日出降而貴妃遽薨

也肅恭雍和也按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雲貞庇

景擇日也緣至也五臣本之怨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諡曰

作隕妣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諫曰家失慈

也禮曰母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

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諫曰著德太常注

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

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左氏傳

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

天子用八諫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

侑向曰撰集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於旌旒幡旒

之上國美於景鍾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魏顆親止

杜回銘勲於景鍾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其辭曰

宮將萬馬謂傳盛德於萬舞中也

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

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高唐

女翰曰煙煴美氣也芬香也餘同善注

深雨巫山樹彩雲善曰高唐賦云昔先王游高唐

高丘之岨旦為朝雲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

玉度善曰楊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

望月方娥瞻星比婺善曰易歸藏曰昔常

毓德素里棲

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

景宸軒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

樓託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

處麗締綌

善本作綌字

繫

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獲為締為綌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采

采知將所適故習締綌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繫于沼于止

高也請公侯夫人執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行此事也脩詩貴道稱圖

照言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翰曰脩

言也既習詩美道舉以圖書見其善言也翼訓奴

惺慧貞軌堯門

善曰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

好其代焉史記曰禹姁為姓漢書曰孝武鍾七趙

月而生今鉤入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濟曰

翼輔贊佐也禹姓也軌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以

生矣堯門堯母門也網繆史館容與經闡

善曰史三史經一經良曰言貴妃有善於經史之

學闡門也言以經史為門館也網繆容與逸豫兒

陳風緝藻臨豕分微善曰風國風豕易豕

也藻文章也豕易詞游藝殫數撫律窮機五

也分微分其精微也善注躑躅冬愛昭悵秋

作幾善曰藝六藝律六律鈺躑躅冬愛昭悵秋

行止貌悒悒相望良言於此展如之華寔邦之

時著篇章矣傳云冬日可愛也善曰毛詩曰展如之人邦之媛

媛也五目本作媛濟曰展誠華美援助也國人所依倚以為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

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殿濟曰宋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

口崇憲皇后居顯陽殿言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良曰榮寵維持約逮下延和臨朋違怨

朋衆違避也詩云樛木后妃逮下也喻后祚靈集

祚慶藹迎祥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其相毛長日相質也向注同言似璿金皆貴也式

法也聯附齊穎接萼均芳善曰毛詩曰棠棣之

用也承華者萼不當作附萼是也濟曰附足穎秀也善

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均言皇子兄弟之美有女

此以藩善本作以牧燭代輝梁善曰漢書曰

代王以參為梁王良曰言皇子出為藩視

以藩善本作以牧燭代輝梁善曰漢書曰

字一切書氣五臣本觀臺告侵善曰左氏傳

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

皇肖璿式帝女金相

隔矣離絕
靈衣虛襲組帳空煙
善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之

披披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

慢惟垂楚組之連網 向曰靈衣靈寢之衣襲重也

謂室虛無人似有煙也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

鳴呼哀哉 善曰巾中相也匣琴匣也 翰曰移

氣朝兮變羅紉白露凝兮歲將闌 善曰闌猶晚也

濟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也闌晚也 庭樹驚兮

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 善曰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

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牀良曰鸞謂風驚

純孝辨其俱毀共氣摧其同藥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 善曰純孝共氣謂

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

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

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

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兮毛詩曰欲報之德是

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 銑曰純孝謂皇子

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

摧割也藥羸瘦也凱風喻寬 茫昧與善寂寥餘

仁父母言既毀不可攀也 茫昧與善寂寥餘

慶 善曰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老子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向曰常言天與善仁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 喪

乃幽暗虛無而不驗也 茫昧幽暗寂寥虛無也

善曰寡婦賦

曰瞻靈衣之

張羅綺之

衣襲重也

善曰闌

猶晚也

善曰夏侯湛有

金缸燈賦暖不

明也易是類謀曰

假威出座玉牀

良曰鸞謂風驚

純孝辨其俱毀

共氣摧其同藥

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

之徒攀

善曰純孝共氣

謂

穎考叔純孝也

孝經曰辟踊泣

哭以送之鄭玄

虛淵令嗚呼哀哉

善曰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冲毛詩曰秉心塞淵

濟曰冲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

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章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槨既其嚴

階撤兩奠

階撤兩奠

庭引雙輜

楮倫反善曰儀禮曰屬引微奠乃祖鄭三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柩車也

在輜曰紼又禮記注曰輜殯車也

既曰撤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輜殯車也言兩與雙者貴也與子雲

同時維慕維愛曰子曰身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

葬也

葬也

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庭祖兩極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向曰維與曰詩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請貴也

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

於上旻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翰曰言天子視喪禮容儀衣物而哀慟也

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雲為晉

宗徽章而出

裏甸照殊策而去城闐嗚呼哀哉

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流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

穀梁傳曰裏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闐城曲重門也

也裏圻也照明也殊策謂特加策書而誅其德闐城也重門也

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

五臣本作

善曰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闔

建春閭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

旌委樹鬱於飛

飛龍透遲於步步

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銑曰旌謂銘旌也龍駕也

委鬱飄揚兒

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

霧

善曰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也邊簫簫聲遠也向曰鏘喝皆鳴也楚酸楚也挽

挽歌也邊簫

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

暮嗚呼哀哉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日樂池

盛姬云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六手乃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姚翰注同

晨輶

温

解鳳曉蓋俄金

善曰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瓜漢

善曰載霍光尸以輶輅車如淳曰輶輅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天鳳皇然羽飾則鳳皇也杜廷

年奏曰載霍光極以輶車以輅車為倅也巨贊曰秦皇崩秘其喪載以輶輅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

是輶車類也然輶車吉儀瓚說是也輅力強切相譚新論曰乘輿鳳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

皆羽蓋金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濟曰輶輅輅喪車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瓜也言欲空故解

去其鳳而斜其蓋也

山庭寢日隧路抽陰

善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

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良曰言山陵之庭及大隧之道寢伏日影抽引幽陰於中也

重高

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

善曰哀永逝曰戶闕

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銑曰重高謂墓門重關閉也燈謂墓中置燈黯黯不明兒夜深謂墓中無曉時

也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濔

善曰許慎淮南

子注曰濔涯也

向曰神躬靈魄謂貴妃神靈也壤土濔畔也

響音乘氣兮蘭馭

風德有遠兮聲無窮

善曰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

彌遠翰曰言貴妃德馨若蘭嗚呼哀哉氣馭風遠夫而芳香無窮也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善曰啓夕將啓殯之前夕

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胤緒也思

也賦曰王肆後於浩庭卒街邨而絕緒良曰昔夕謂夕謂啓殯之夕也宵興夜起也絕緒失次序莫承莫能相承

俄龍輜而兮門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輜

側嗟俟時兮將升鄭玄曰軸輶軸也天子書

之以龍說文曰輜喪車也喪車也嗟嘆詞也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

姪兮悼惶善本作慈姑兮垂矜稱夫之母曰

驚號兮撫膺善曰陳琳武軍賦曰悲明戒三長

逝日長兮生年淺善曰爾雅曰

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善曰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

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濟曰

謂岳妻初嫁之時常思今奈何兮一舉邈終

天兮不反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獲靈善曰

翰田倫反善曰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禮記注

曰為哭者為明 銑曰祖 撤房帷兮席庭筵

祭也 援時也 餘注同 善曰禮記曰士殯帷之儀 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

舉酌觴兮告永遷 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饌祭也字林曰 以酒沃地 向曰撤去也 酌謂以酒沃地也 懷

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

宇視倏忽兮若騶騑 翰曰懷切哀兒盛歎悲 聲揮灑也 濟曰眷顧宇

室也 倏忽卒疾也 騶騑 徒騶騑兮在慮靡耳目

兮一遇 良曰靡猶冀也 冀一遇妻魂也 停駕兮淹留徘徊

兮故虬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銑曰徘徊 何獲謂

無所見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

向曰車初去也 華 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承蓋 善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 權虛兮風冷 楚辭曰雲霏以承宇 良曰

惟也 鳥倦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 翰曰言 惟也 感傷 倦低

也瀨波也 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 濟 悵悵恨貌 遲遲行貌 遵循也

言平常吉路今以凶歸也 思其人兮已滅覽

餘跡兮未夷 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 銑曰夷亦滅也 昔同塗

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

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

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蒼茫面邑里兮蕭散

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蒼茫面邑里兮蕭散

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銑曰寥廓空虛也浩

汗廣大兒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兒也

嗟潛隧兮既敞將送

形兮長往

翰曰潛隧地道也敞開也送形謂妻柩入墓周禮注曰隧墓道也

委

蘭房兮繁華龍襲窮泉兮朽壤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襲還也

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繁華盛發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

中

慕叫兮擬標

驃

之子降兮宅兆

善曰毛詩曰寤辟有

標鄭氏箋云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孝經曰卜其宅兆

良曰慕哀也擬標拊心也之子謂妻也

葬也兆

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

竊竊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親身之棺聲類曰與墓隧也銑曰櫬棺也訣別也幽房墓中

更之也其具

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其長

無曉期向曰戶墓門也闔閉也燈墓中之燈歸

哀矣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善曰左氏傳曰不反

哀丁寢改不曰堯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

公與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

道殯

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隅兮目中

善曰漢書曰孝

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

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翰曰遑暇趣求

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

平聲

兆形也逢於目者皆無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

既顧瞻兮家道長

寄心兮爾躬

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良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

謂妻之身也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

已往也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

子善曰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

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上

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

文選卷第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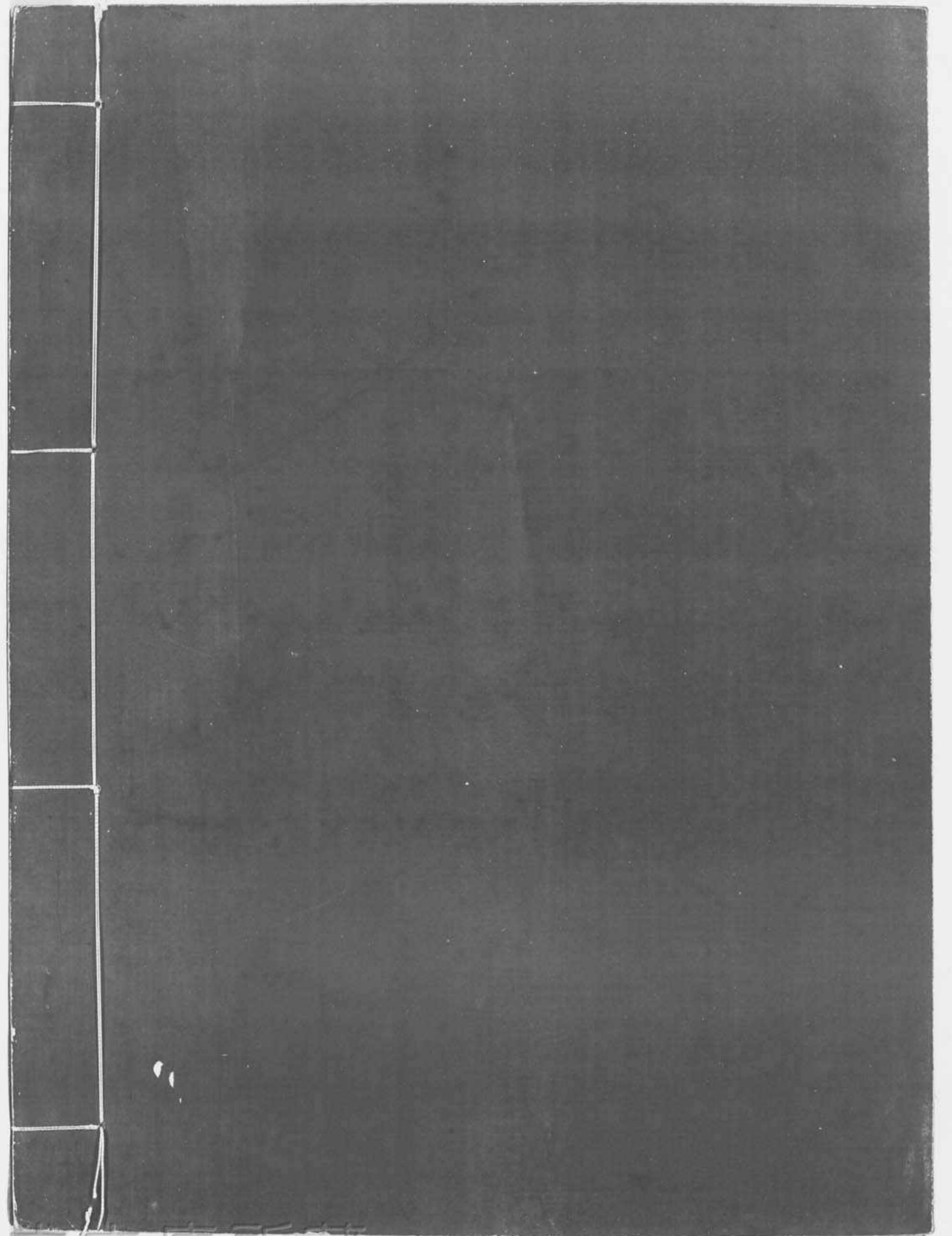
州學 齋長 吳極 校對

州學 學諭 管 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 編 覆

靜嘉堂藏書

靜嘉堂藏書



靜嘉堂文庫所藏

243
61
5 54

五九

靜嘉堂文庫所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

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魯為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立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焉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王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五臣本作二十八日

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善曰周書曰諡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

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諡故摠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濟曰凡天子崩未及有定諡摠名曰大行 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

座 五臣本作將瘞 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渠縶

紼 甫勿 容翟結駟 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

徙於祖廟也軸輅軸也狀如轉麟刻兩頭為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開軸馬天子畫之以龍也輅音印程餘征切韓詩曰纒繫也鄭玄儀禮主曰引棺在輅車曰紼周禮曰王后之王路重翟錫面朱總

厭翟勒面績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檐車也鄭
 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詞注曰結連也連
 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駢兩駢也良曰長寧即皇
 后陵號也銑曰龍軌凶飾容翟吉制雖為喪事而
 同生儀也禮記云天子殯叢園龍輔儀禮云夷牀軸
 饋于西階纒繫也引棺在輜車曰綉周禮王后之五
 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皆有皇塗昭
 容連結也駢兩駢也言將行之威儀也
列 五臣作 **神路幽嚴** 善曰皇塗吉制故曰昭
 列神路凶飾故曰幽嚴
 向曰皇塗吉制也照烈光明也 **皇帝親臨祖饋躬**
 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勒也
瞻宵載 善曰周禮曰喪衽掌大喪祖飾棺乃載
 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序載而石飾白
 虎通曰始載於庭輻車辭祖禰也 翰曰石
 始行也饋祭也宵夜也載謂始載於庭也 **飾遺**
 儀於組蔬淪徂音乎珩珩 善曰毛詩曰素
 絲組之鄭玄曰

以素絲為縷縫之禮故以為文飾楊雄元后詠三卷
 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鷄鳴后夫人
 為珩三珩房二告云毛萇詩傳曰珩有珩璜珩珩
 音行珩音居珩音首焉 齊曰言皇后組旒之飾有其
 餘儀珩珩之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徂行也 **悲繡**
 凡后妃百鳴玉珩后既萌則與其音俱絕也

進之移御痛暈

禴 禴之重晦 善曰周禮大朝

親王設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禴
 狄鄭玄曰禕衣畫畫者也禴畫鷄者也禴與鷄並以
 招切 良曰廷席也書云敷重蓐席黼純移御
 謂改常所也周禮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禴
 狄禴衣展衣祿衣禕衣畫畫者禴翟 降輿客位
 畫雉者重晦謂將入墓也重幽闇也
撤奠殯 五臣作 **階** 善曰降輿謂祖載之時極降於
 奠字 階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奠
 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
 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

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載極也也西也撤去也奠祭也
階之上猶乃命史臣累德述懷
實禮也猶乃命史臣累德述懷
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為其辭也
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
儷之道皆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鄭之曰有物象也刺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
憑應而尚缺輸同善注
自是物理可得憑據也
圓精初爍方祇始凝

善曰言大地始分也呂氏春秋說天道之圓也精氣
一上一下圍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
地之方也萬物殊類形各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
道方郭璞方言注云爍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
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濟曰圓精謂昭哉

世族祥發慶膺
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
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
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
良曰歎皇右族
秘儀

景胃圖光玉繩
善曰容光而升玉繩也廣雅曰圖度
也沈約宋書曰未有玉繩殿
翰曰祕開景大胃皆
也言后在室時開藏儀形於大
於之家及配於帝圖
發容光於玉繩之
昌揮在陰柔明將進
善曰尚
丙宋有玉繩殿
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之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
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濟曰昌
盛暉光也陰妻位也妻者法地柔道也
將進謂皇右行此德行進於天下也
率禮蹈和

稱詩納順
善曰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
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
鄭玄毛詩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禮記曰婦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良曰率

靜嘉堂文庫所藏

循蹈履稱舉納受也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

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

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銑曰同善注金聲

美言也且早也亦既有行素章增絢善曰詩云女子

弟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象服

子口繪事後素馬融曰絢文貌也向注同是加言觀維則善曰詩云象服是宜又曰

我王風始基嬪德善曰毛詩曰覆俾我恃尚

于虞濟曰俾使也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惠問

道王化之基又古關雎后妃之德也嬪婦也氏任只其心塞淵良曰惠問方方江泳善作漢

川流芳猷淵塞善曰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

載五臣本謠南國善曰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

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伊

昔不造鴻化中微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

遭家不造東都主人曰鴻化惟魯靈光殿賦曰用

集寶命仰陟天機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

寶命天機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尚書為此璿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求言大魏承

天機然與機同也翰曰謂文帝即釋位公宮

位也寶命即大命天機即璿璣玉衡善曰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

登曜紫闈善曰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

是釋諸侯之夫人於公宮而為天子之后登光輝於紫宮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乎公宮也

欽若皇姑允迪前猷善曰尚書曰欽若昊天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良曰欽若敬順皇姑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敬順信蹈太后之美也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

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宗祀則不失職矣進

思才淑傍綜圖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

注曰綜理合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陳列國史以鏡發

音在詠動容成紀善曰國

德之至也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政穆意

房樂韶理善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

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立曰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房者后夫人風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

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濟

曰壺政穆宣謂宮中之政明也儀禮有房中樂后夫

人風誦以事君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

子穆和宣明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

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

體前大星女主象也良曰謂能法則坤德而成柔

潤飾焉軒轅星女主之象也德之所屆惟深

必測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

曰届至測度也言后德無不測術無細而不敷銑

遠而不至惟深而必度也下節震騰上清肌

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

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崩尚書五行傳曰

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鄭玄曰朏猶條達也條達行疾兒側匿猶縮縮行遲

見也震騰朏側謂皇后將崩之徵也周幽王時三川

皆震詩云百川沸騰晦而月見西方謂有來斯雍

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匿也

無思不極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

雍和極中也言右所來所思之事謂道輔仁司

必盡柔和之理而合太中之道也

化五臣作莫晰音制善曰牽秀四言詩曰

曰死生錯而下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

之逝切濟曰晰明也常言天道輔仁何主司造化

者不明而使皇象物方臻眊侵告冷善曰周禮

后至於斯也

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

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眊侵鄭玄曰

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眊音視漢書曰氣相傷謂之

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

善曰漢武故

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蔡邕

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丕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棄

世也銑曰太和天下和平也融明也奈何當蘭

如此之時而皇后收光華棄世上而崩委棄也

月七日丑生於猗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

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向曰蘭殿椒塗后妃所居

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塗室也長陰

謂長閑之而中幽闇也弛廢也衛侍衛也

戒涼

在肆二 杪秋即窆

音文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

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肆三月而葬說文曰肆瘞也楚詞曰靚杪秋之遙夜左氏傳楚子曰唯是

春秋窆安之事杜預曰窆厚也安夜也厚夜長夜謂

葬埋也窆之倫切 翰曰戒涼秋時也杪秋末秋也

肆瘞也儀禮云死三日而瘞也安

長夜也言將葬墓中就長夜也

作喝 曉月升魄 善曰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

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

也者鬼之盛也 濟曰流喝挽 八神警言引五輅

歌流轉也升魄神靈升天也

遷跡 善曰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躬麟而

軍裝周禮曰巾直掌王后之五輅也 良曰

八神八方神也警策而引哀車也周禮

巾韋氏掌王后之五輅遷跡謂發行也

噉噉 善曰噉噉哭音也毛詩曰哀哀

諸嗣哀哀列辟 善曰噉噉哭音也毛詩曰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 銑曰噉噉哀

哀皆哭音也解嗣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善曰劉

太子列辟諸王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善曰劉

報賦曰致垂諱以為墀 向曰灑零雨泗皆淚 撫

善曰劉

太子列辟諸王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善曰劉

報賦曰致垂諱以為墀

向曰灑零雨泗皆淚

撫

善曰劉

太子列辟諸王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善曰劉

報賦曰致垂諱以為墀

向曰灑零雨泗皆淚

撫

善曰劉

太子列辟諸王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善曰劉

報賦曰致垂諱以為墀

向曰灑零雨泗皆淚

靜嘉堂

文庫

所藏

馬駕

遙酸

紫蓋

眇泣

素軒

馬賦

曰紫蓋

馬賦

曰紫蓋

馬賦

曰紫蓋

馬賦

曰紫蓋

馬賦

曰紫蓋

馬賦

曰紫蓋

以連翻素軒猶素車也 銑曰紫蓋 滅綵清都

夷體壽原善曰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

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向曰清都謂生所

支體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音喧善曰京

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謹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

其茂盛之色也夷狄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

呼哀哉濟曰芳塵將來有足紀述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武母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

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皇太后高宗崩改葬於

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良曰明敬劉皇后諱端惠光祿大夫玄暉道孫也太祖初為高宗納之在葬相承孫張山高宗即位進尊為敬皇太后高宗崩東昏侯寶卷立

改葬於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

啓自先塋將祔

五臣無

于某陵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

帝改年為永泰其五月帝崩東昏即位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歛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云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曰以梓木為棺因通名其陵曰梓宮先塋則其日

張山舊陵也孔子曰魯一祔也祔謂合葬也

至尊親奉奠其皇帝善曰至尊東昏也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

明帝崩未諡故曰某向曰至尊謂東昏乃使兼

侯也高宗未定諡故曰某皇帝薦饋口奠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

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

人凡大喪則告諡南郊祖謂將行之祭

向曰祖謂將行之祭行宮禮過之宮也

阜立堂啓扉善曰張協襖賦曰翠幕規連張衡

玄室冥冥脩夜彌長濟曰翠帟翠幕也俎徹五

寄布阜山也玄堂謂墓中也啓開扉戶也

作三獻筵卷六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徹

言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衾秋闕秋鞠衣展衣祿衣

良曰謂祭里也也也徹去也三獻初獻亞獻終獻

也筵席也卷去也六衣六服禕衣衾秋闕秋鞠衣展衣祿衣

哀子嗣皇哀子嗣皇

蜃衛而延首想蜃衛而延首想

輅而撫心輅而撫心

痛椒塗之先廓痛椒塗之先廓

哀長信之莫臨哀長信之莫臨

登口

一省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

言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

謂左史記言也敷布也光其辭曰聖善謂述皇后之德也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

海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向曰劉

姓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故太帝唐御

龍胄胤在秦作劉在漢開楚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

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

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

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

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楚王皇后則其後也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善曰克能柔已見上文

令妻壽母濟曰肇者

善曰克能柔已見上文

令妻壽母濟曰肇者

善曰克能柔已見上文

令妻壽母濟曰肇者

善曰克能柔已見上文

令妻壽母濟曰肇者

善曰克能柔已見上文

所省

旋詔

左言

光敷

聖善

其辭

曰

班固

漢書

贊曰

范氏

為晉

姓自

虞以

上為

陶唐

氏在

夏為

御龍

氏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其辭曰

班固漢書贊曰

范氏為晉

姓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在夏為御龍氏

故太帝唐御

龍胄胤

在秦作劉

在漢開楚

士師魯文公世奔秦

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

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

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

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

楚王皇后則其後也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令妻壽母濟曰肇者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

言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

謂左史記言也敷布也光

其辭曰

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

姓自虞以上為陶唐氏

在夏為御龍氏故太帝唐御

龍胄胤

在秦作劉

在漢開楚

士師魯文公世奔秦

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

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

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

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

楚王皇后則其後也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令妻壽母濟曰肇者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稷之種而獻於王
曰古者后妃親織立統公侯夫人亦之以此繼冕
上覆垂者也周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
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言此為勸之始教之先也
春

問川流神襟蘭郁

善曰蔡邕表公夫人碑曰
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揚

書曰賢女馨香芬二蘭莖
下相問聖德也襟曾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芳

盛先德韜光君道

作臨本
方被 善曰先德

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
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于寶晉紀文帝

貽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久勞于外
及也謂高宗末即帝位持藏光於下而為君之道以

及於人者而于佐求賢所

善本作
調無設

善曰詩序云卷耳台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
言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之心

皇太后之德佐於此
也調請設諂也
顧史弘武陳詩展義
善曰

傷賦曰顧女史而陳詩
也史女史也以廣式法陳布展申也
厚下曰仁

藏往伊智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
安宅干寶晉紀論曰仁以厚下易

曰著之德圓而袖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
往翰曰豐厚在下之人自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

往之善物不得知是惟智
也言皇后兼有此德也
十亂斯俟四教罔

忒

善曰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
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

教廣雅曰忒差也
其斯此俟待也今世亦待皇后而成其數也四教

謂婦德婦容婦功婦
言也罔無忒惡也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詒我來年孔
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台妃化天下以婦道
銑曰媚愛也諸姑謂先太后也
胎遺也嬪則為婦之法則也
化自公宮遠被

南國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向

曰化教也言皇后先學而
後配於高宗也餘同善注
軒曜懷光素舒

德
善曰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
舒守聖德而分彩也軒轅星名曜星也劉歆有

耀曆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翰曰軒曜謂軒轅星主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

也懷光行德言如星月
含懷光彩延道德也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
善

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
祖太妃荀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

惟曰遠背也濟曰閔予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
天不祐助我也慈訓謂皇后也早違謂早棄我一

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肆予冲又弗
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

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
抱也良曰冲幼藐小靡無也言方年幼小而皇后

遂崩何不得依
懷袖之恩也
家臻寶業身嗣昌暉
善

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
陰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而已得嗣盛明之時

也臻至也寶業天子
位也昌盛暉明也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鳴

呼哀哉
善曰楚辭曰蹇將詹予壽宮王逸曰壽宮
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向

日壽宮清廟皆祠祭處也寂
遠虛空也不可見其神靈也
帝遷明命民神

胥悅
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夷
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

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翰曰
高宗升皇帝位應天明命合神人之心矣胥相也

之間鮒馬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良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中

之山水故遵之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鏤

三於松楸善曰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

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鏤者馬冠也如玉華形

在馬髦前銑曰園寢陵廟也言陳列生時象於廟

中輿車也鏤馬飾也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

洛而南游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

駕出赴於陵也承明門與洛水繼池紵於

皆在東京今宋都擬而稱之五臣

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善曰禮記曰飾棺君

荒之瓜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容

龍帷三池玄池於荒之瓜若承雷形也紵引輜車也

又云飾棺君龍帷振龍黼荒通軌謂廣路也造舟迴

浮橋也言靈駕威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

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

哉善曰南都賦曰分背迴唐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迴塘曲隈也寂空也東藉闕宮之遠烈兮聞

川東流也澹水止克藉闕宮之遠烈兮聞

績祖女之遐慶善曰毛詩闕宮曰赫赫姜嫄其

曰績女維莘長子維行良曰藉承也詩云闕宮有

油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姜嫄稷母也烈業也又云績

女維莘長子維行遐亦遠也慶善始協德於

也言嘗承此者遠之比業同善也作之

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善曰晉中興書策

明穆皇后曰正位

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又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翰曰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又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言皇后始於高宗未即位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妣配地言皇后終加尊蓋而為先妣是表明天命也

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

鏡

善曰東觀漢記云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掖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

皇后假結帛巾冬一衣一篋遺王可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水繫郡邸獄管上猶帶史良娣合綵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江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鏡曰向善注言是東昏觀皇后舊物悲摧若此也慕思纏結陰思冥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

誦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一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嬈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向曰同善注言東昏依慕託此遺詩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

郎中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五

臣注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善曰漢書太原

郡有界休縣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

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

之奇諫曰號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

對曰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號是滅何愛於

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晉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

二號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

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

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

殺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良曰

王季文王父也穆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

二號咨謂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先生誕應

天衷聰敏明哲孝文溫恭仁篤慈惠

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善曰黃石公記

源泉深不可測濟曰奧深也若乃砥節礪行

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

時善曰孔叢子曰善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

道好古仲長子自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周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

已不直人遠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待隱

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

曰矯正也向曰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

度矯直也言占度事理遂考覽六經探綜圖

緯周流華夏真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

拯微言之未絕

善曰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

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識曰子夏六

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圖緯行之於中國隨集於國學

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拯

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五臣本附聆嘉

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綏纓鄭玄

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揚雄數靈賦曰支附葉

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熱若形之於影聲之於

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

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

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

朝服也表所謂之不而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甲蟲

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

如人形木表于影所附之聽其善聲如響應相和者

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赴

爾乃潛隱衡門

收朋勤誨善曰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

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收朋謂重其

友朋也勤誨謂勤行訓教於人也

用祛其蔽

善曰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

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

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

舉有道皆以疾辭善曰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

政數虛已問尋辟猶召也

向曰休美也言不應辭皆辭之以疾也

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

善曰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受曰向與博

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击以告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

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逸人也絕遠也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善曰毛萇詩李陵書曰册名於天衢良曰區方峙立也

稟命不融身年四十六

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

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凡我四方

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冥念

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

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

有立德此之謂不朽

翰曰惟念以為先民既

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

其如何而闕斯禮

善曰毛詩曰先氏有作又曰德音不忘

亦賴於述

砥又言

不可廢闕

比禮也

於是樹碑表墓

昭銘景

行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俾芳烈奮于百世

令聞

顯於無窮

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子

善本件

顯於無窮

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子

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

其辭曰於

高

下莫不興起

毛詩曰顯顯令問

其辭曰於

休先生明德通玄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曰玄道也

美辭也 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善曰毛詩曰有命自天 濟曰純大

懿美志 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善曰家語齊大天子與適魯見孔子

善世 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六 向日崇壯高也幽浚深也 禮樂是悅

詩書是敦善曰在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

善 善曰 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善曰法言或曰亦有疾乎

日撫我華而不食我實也 良曰撫拾也言禮 宮

樂詩書之事非惟拾其英華乃亦尋其根本 宮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具

寡矣此謂夫子道高人不可及言郭懿乎其純 生得先聖之道可謂得入聖門也

確乎其操善曰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濟龍也 翰曰懿美純質確堅操

志 洋洋搢紳言觀其五臣本高 音告協韻

也 洋洋搢紳言觀其作而字 高 善曰封禪

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良曰洋洋盛兒搢紳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百官皆觀仰其高德也

遲泌丘善誘能教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燎

飢論語顏淵曰夫子赫赫三事幾行其招之

循循然善誘人也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召

反協韻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

也 向日赫赫盛兒三事謂三公之任也謂上司徒

數招辟也 幾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善曰言有

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常趙典

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 銑曰委累也召貢謂

銑曰孔子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

銑曰孔子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

銑曰孔子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

銑曰孔子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

銑曰孔子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

銑曰孔子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

銑曰孔子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猶魯之百官之官

舉也謂上舉有道累辭疾
不應自保清妙隱居之理
降言不永民斯悲

悼 善曰尚書祖乙曰降言有永有不
爰勒茲

銘摘其光曜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摘
嗟爾來

世是則是效 善曰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翰曰陳寔字仲弓為太丘令也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 五百本人也善

志曰文帝黃初一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詩

惟許昌非也 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

房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

間必有各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

舍我而語 兼資九德恊脩百行 善曰尚書皋

有九德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弟書曰學所以飾君子有百行 於鄉黨則恂恂

焉彬彬焉 五臣本 善誘善導仁而愛人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論語

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 良使夫少長咸安

懷之 善曰論語曰老者 其為道也用行捨

藏進退可度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

口言其道德於時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度也

不傲訐

舉以

干時不遷怒

善本作貳字

以臨下

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傲以為智

者惡訐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翰曰傲傲名訐

訐發人罪也干亂也遷怒謂移怒於人也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

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

丘一年

向曰宰聞喜謂為聞喜令又為太丘令也

德務中庸教敦

不肅

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銑曰肅

用也言其行大中之道用之於人其教敦厚不行威肅

政以禮成化行

有謚

善曰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會良曰謚靜也

良曰謚靜也

遭黨事禁錮

善本作固字

二十年樂天知命

澹然自逸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劬我友自逸

遺黨犯罪而囚於獄竟不憂悔寬意自樂

交不

諂上愛不瀆

五臣作下

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瀆

翰曰不諂諛順顏以取上意其施惠愛則均不以其下而慢之

見機

五臣作幾

作不俟終日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俟待也言事必見幾

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

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

隱丘山懸車告老

善曰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

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
銑曰文善赦宥謂天子詔赦罪人也懸車謂其所乘
之車懸而不復乘也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善曰尚書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良曰四門四方門也閑閉也言當時在位者皆欲銜賢於四方而備脩束帛之禮聘先生先生閑心靜居終不復應也
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善曰范曄後漢

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濟曰何進袁隗也
前後

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

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勲
善曰應劭漢官

儀曰侍中周官號三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設三事三公也漢書曰大司馬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
翰曰特表謂獨

常調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常皆帶金印繫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勲功也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

遂不至
善曰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向曰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仕官之望

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此也
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

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

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

位之負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寮畢賀賜等嘗嘆寔大

位未登愧於先之也衮職謂三公也銑曰同善注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臧文仲為大夫知柳下

惠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
故時人高其德

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

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

所卒善曰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以曰顧命謂

遺令也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所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時服素棺擲財

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善曰周易曰用過乎儉濟曰

財纜也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

失聲揮涕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姜曰無揮涕王肅曰

揮涕涕流以大將無五臣本軍弔祠錫以嘉

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

純天不愁魚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委

于時靡憲摺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

範先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

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孔丘卒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愁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禮

孔子早作負于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翰曰將軍即何進也

靈曜謂天地也純和也熱傷也俾使也遺老老臣

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

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哲

智萎死靡無憲法也言哲人既傳曰郁郁乎文

收敘

善曰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汭範九疇彝倫攸敘

文為德表

範為士則有誨沒號不亦宜乎

向曰言存亦以文範

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為號亦為且也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

曰鉞

中牢羊也刺史劾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

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

善曰廣雅曰命冬也季陵

書曰信命世之吉含光醇德為士作程

善曰孔安

國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

資始既正守終

又令

平聲協韻五臣本作有令側聲善曰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公謀公曰大史率舊德

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沒休矣

清聲

論曰奉禮終沒謂盡先聖禮教存約儉而葬也休美也

遣官屬掾

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向曰刊刻也

府丞與

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

總麻

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總者縵細如絲也

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

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

种

蟲

府君臨郡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為

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

追歎功德述

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

良曰遠近古今也鮮少也

重部大掾以成時銘善曰重直用切濟曰言重使部內大掾為銘

也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五

作也字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乃

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善曰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中翰曰言立五岳之精吐其符應降其神靈乃先生也於皇先生抱寶

懷珍向曰於皇歎美之辭也實珍喻道德也如何昊穹既喪

斯文善曰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銑

曰昊穹天也斯文謂先王也謂其有文德故也微言圮絕來者曷

聞善曰論語曰子夏曰六十四人共撰仲尼之言幽通賦將絕而論語曰焉知來之不一

如今也良曰微言道也地交交黃鳥爰集

于棘善曰毛詩國風文喻仕於亂時也濟曰交交小兒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兒小集

於棘林得其所也喻人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翰曰言人命有分一死不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

手不釋卷為中書丞蓋薨五臣注同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

朽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

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也 錢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君也

所以子產云云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

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 善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

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

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也父乎

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

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

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良

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

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又云泣者增飾也隨武子

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土而諸

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

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

子曰我則與隨武子且武子利於君不忘其身謀其

身不遺其友此則趙文子懷其餘風也 公諱淵字

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至仁開基

宋段以功高命氏 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

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

國于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

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

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左氏傳衆仲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 濟曰微

子躬紂兄也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王封微

子於宋以為躬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師以 爰

功高因官命氏遂為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 爰

遠兩漢儒雅繼及 善曰漢書曰褚大通五經

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

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翰魏
曰爰於逮及也褚禧亦為儒官繼及謂相繼不絕

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善曰魏

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字季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
傳元穆侯向曰魏之六臣無褚氏蓋有者職位稍

卑故史傳德合當時行比州壤善曰魏書曰陳寔德

不載也冠當時莊子曰行比

一鄉銑曰言其德行高深識臧否不以毀

比之州壤之間為最也善曰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予小

譽形言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清動於中而形
於言良曰臧善否惡也毀者以惡言毀人譽者以

善言善言流人言穆公則以亮采玉室每懷冲虛

之道善曰於言則也濟曰亮信采事也冲虛謂

虛懷接士也可謂婉而成五巨本章志而晦者

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明其政事有其明志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而能

而不自矜故云晦也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

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粟川嶽之靈暉含

珪璋而挺曜善曰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

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孝經援神契曰五嶽
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

挺出也向曰川岳皆聖靈之和順內凝英華

精也珪璋美玉也挺出曜光也外發善曰禮記曰二十日弱冠

外發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神

初學之年學業至盛在於弱冠初學謂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歲

是以仁經義

緯敦穆於閨五臣本作闈字庭善曰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

也曰汜勝之穆敦九族禁豳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濟曰言其以仁義為經緯也敦重親穆於闈庭之間

也善曰孟子曰孔

金聲玉振寒亮於區字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翰曰金玉聲喻名譽高也寒亮聲高

也也者金聲而玉振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翰曰金玉聲喻名譽高也寒亮聲高

無閒言善曰毛詩序曰成孝劾表宏竹林各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禮記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之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向曰言父子兄弟和睦盡歡人

道遠乎之雅之園翱翔善曰刺秦美

乎禮樂之場五臣本作園字善曰刺秦美

之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善曰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韻善曰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字弘深喜愠莫見其際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

心明通表安竹林各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

亮用人五臣本作無人字言必猶於已善曰王命論

及用人如用已濟曰亮信汪汪焉洋洋焉善曰王命論

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善曰范曄後漢書

南先過表閣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在

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翰表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去聲
宋

書曰表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

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顛綜覈名實風俗澄

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

朽向曰表陽源時為吏部郎言其主司理考人士

才器精麗體裁言將選宋文帝端明臨朝鑒

公為謝馬以尚公主也

五臣本賞無昧善曰驕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

作覽字明者以人為本者也班袁既延譽於遐邇文

固成帝贊曰臨朝淵默

如於皇家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與子

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

婚以選尚餘姚公主拜駙

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

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三

輔決錄曰平陵寶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

名立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

衆天子異其良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

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

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

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幾無也良曰漢有

韋叔高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而叔高儀

克絕衆天子愛之以公主妻焉晉有王武子少知名

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褚公蔑如

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

朝冠冕當世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

家寵冠冕當世濟曰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絜登

朝而事天子冠冕在首者喻其以道德為世之首

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善三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

惟賢翰曰外降上下也兩宮謂天子太子入天子宮則為上入太子宮則為下也具瞻之

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

含寧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向曰具瞻台衡並宰相之位也範法

著盛也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

秘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

位焉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銑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

也謂為太宰參軍是為佐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之閣也天祿書閣名謂祕書丞也

光昭五臣本諸侯風流籍甚善曰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

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為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主樂焉漢書曰

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良曰言其以父

風美之聲流下天下其多也籍甚言多也

憂去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父湛之驃騎將軍喪過乎哀幾

居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善曰周易曰喪過乎

哀孝經曰毀不滅性說文雍門周說孟嘗君白有識之王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

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去魯司鐸火濟曰幾近也留感謂多感也服闋除

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閔終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善曰

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效一官翰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詔令宣之於

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宣布
於外如綸之大綸麤線也
于時新安王寵

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

善曰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

冠諸子凡為上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

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

李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一

以為國之光華也 向曰冠拜也列蕃謂諸王也

將敷布邦國毗輔也國華謂英賢也 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

書吏部郎執銓以平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稱銓聲類曰銓所以

物晉起居注曰太原四年詔曰選博銓管人 御煩以簡裴楷清通

王我簡要復存於茲 善曰裴榮緒晉書曰楷字叔則河東人也

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銓曰晉

朝裴楷王戎並為吏部郎清而能通 泰始之初

簡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居於此 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

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

緝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少帝延相東

王初夷謂試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

王子勳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

難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

齊曰天步謂天下也夷平途道也元戎內焚貝謀

兵車也啓行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

莫謨胡莫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惟

懼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

濁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

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翰曰贊助

也謀謨謂謀議國事也康安也流品百姓百官也制

勝既遠謂平天下亂也涇渭猶分別也言分別功勳

厚薄於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善曰左氏傳隨武

德賞不失勞向曰有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勞必賞有功必舉也善曰左氏傳隨武

善曰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商帝心尚書大傳事

曰文王世世武而物出聽銑同績功也敷布也

寧息曰請六衛率固讓不拜

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

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善曰東

觀漢記

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尚書王曰准

乃文老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功可

初漢書豫章郡雩都縣齊曰帷幄謂為謀策也膺

庸用祗勅秩序也言當用勅其大功有此次序故

封以雩都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

縣伯也作五臣本

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善曰國語曰

惠王以梁亭

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繼臣

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

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

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三則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也孫英
接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詩寢立與之
至今不失周禮曰欽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漢書曰井方一里 翰同善注 父之重

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庸

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 善曰國語召康
公曰天子聽政

近臣蓋規又史照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
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來職有闕維

仲山甫納之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
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位止其車三千 向曰獻

替謂獻其可行之理廢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司也庸
月也仲山甫周之賢臣能補闕王事言楮公同仲山

庸之功也得無先明也王旅天子之眾也方叔亦丹
賢也言先明也王旅天子之眾也方叔亦丹

陽京輔遠近惟則 善曰漢書曰右內史更武帝

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
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

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王
也 濟曰丹陽郡名京輔言近帝都也也 吳興

衿帶實惟股肱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
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

布曰河東五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良曰吳興郡名
言在都之南如人衣之衿帶也股肱謂手足言此郡

要害如人 頻作三守並加蟬冕 善曰蕭子顯齊
有手足也 頻作三守並加蟬冕 善曰尋遷散騎

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
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 濟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

大守蟬冕侍中冕也言作 政以禮成民是以
任二郡皆入加侍中也 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 善曰左氏傳晉卻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
以息 翰曰人皆得禮義之政安息無競也

明皇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

望

善曰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王上幼冲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向曰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在也言明帝有疾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信在

徵為吏部尚書

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

流平衡外寬內直

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正者端其條流事有不平者施以權衡權衡稱也言於事平如秤稱焉外謂言詞威儀內謂心慮也弘二八之高暮言宣由

庚而垂詠

善曰二八八元八禮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性也

請舜舉八元八凱也暮議也由庚轉蕭太宗即

世濟曰太宗即明

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

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善曰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忠也送往事居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

文也翰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允合亮信也

秉執均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萬勑為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向曰象物禮也

公之

登大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猶

子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

也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
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孟子
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
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
赴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
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銑曰太階星三公
位也尹正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魯
欲使樂正子春為政孟軻喜而不寐言其好善而進
賢也晉侯賞士伯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

毀疾之重因心則至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
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

為中軍將軍本官如
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為為去為平之

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

善曰禮記
子夏問曰

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記曰子
諸老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

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
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

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良曰魯侯伯禽遭喪有
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息王事也比蓋有所為為之

也式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六日除服
起視事憂國家事准法也朝臣之議欲使諸公從此

准法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

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善曰沈約宋書
曰褚淵以母憂

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
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

三孤三公弘化濟曰敦勸也事不我與謂臣辭屬
不免也屈已謂屈禮也弘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值三季在辰戚蕃

五臣本
作藩字內侮善曰國語
郭偃曰三

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
九錫文曰稱兵內侮翰曰三季謂夏桀周之末也

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禍亂如三季也桂陽失圖之時也戒藩謂諸王也

窺窬神器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

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

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

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

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

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燒宅宮省怖

擾於是城內外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

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

服其上下無覩覩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窶與覩

同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圖謀也窶敲棹則

敲棹則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圖謀也窶

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善曰其方生

子虛賦曰岑參善曰曰建旗善曰其方生

征桂陽王也鼓棹謂行舟也振昔以搖動

也蔽虧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

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善曰典引曰仁風翔

誅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良

曰分流曰派風翔言行疾如飛也雷動言威猛也

控絃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善曰班固漢

控絃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

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懸治象之法

善曰班固漢

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善曰其方生

宰謂楮公也戎兵也元渠謂惡逆之首也殄滅也言雖惡首已滅餘黨尚多在於帝城攻劫宮廟猶有憂懼偏公乃搃熊羆之士率五臣無不貳

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善曰尚書

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國語曰召康公曰天子聽政忠臣盡規向曰熊羆言猛烈也克能也寧安也康國祚於綴旒拯

王維於已墜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綴旒冠上垂珠以象前誠由太祖之威風

抑亦仁公之翼佐善曰太祖齊王也禮義信戰之器也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致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由叔陵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銑曰詳審也言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信此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道也

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

撝挹善曰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撝而損之

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勲固秉謙撝良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弗有謂不受此賜而堅固其志以執撝謙退讓之道也秉執挹讓也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主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薨毀瘠女初濟曰此褚公嫡母吳郡公主也

天屬

善曰莊子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
云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趣何與林
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
屬連也 翰曰義感謂非所生也天屬猶天性也

顏丁之合禮一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善曰

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
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
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
不怠三月不解 向曰曷何也踰過也

天厭宋

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疆臣憑

陵於荆楚

善曰左氏傳僉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
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

詞注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早
即位淫亂尚書曰高王受荒怠弗勤又河尹曰天位
艱哉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沈攸之便高與志之氏
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耶 魏曰六

德言大亂也宋水德王故去水運謝盡也言水運
盡者謂宋祚盡疆臣逆亂之臣也憑陵勇暴兒也荆

楚謂荆州刺史沈攸之
起兵反也楚荆州也

廢昏繼統之功龕

五臣
本作

亂寧民之德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
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

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表粲劉秉既不受
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

六者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鉶宮有神來告曰夏德

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
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良曰廢昏廢少帝也繼統謂

立順帝也戡
勝寧安也

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

善曰

潘岳賈充課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筭 濟曰
贊告宏大規模筭計也言有神秘之計策也

雖無

受服

慎

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

善曰

毛詩曰我出我車子彼牧矣

我敦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

翰曰左傳去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

此受服之功亦有甘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甘寢秉

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以脩禮樂

而有折衝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

千里之勝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

本有軍戎政輯睦善曰禮記曰司空執度

將子軍戎政輯睦善曰禮記曰司空執度

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

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矣向曰司空以度山川

居其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既而齊德

戎政軍陣之法也輯集也睦和也既而齊德

龍興順皇高禪善曰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桂字

仲護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

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

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之向日齊太祖蕭諱道成

贊皇奉時之業善曰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而奉天時匡正贊佐也彌諧允正微猷

廣帝福即皇... 深達先天之運匡

贊皇奉時之業善曰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而奉天時匡正贊佐也彌諧允正微猷

弘遠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彌諧毛詩曰君

子微猷小人與屬濟曰彌諧和允信繼

美猷道樹之風聲著之話怪胡言善曰左氏

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亦猶稷契之

善之謔言翰曰話言善言也亦猶稷契之

臣虞夏荀非衣之奉魏晉善曰魏志曰太祖封

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

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向日稷契二臣名佐舜禹

左光祿大夫並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

善曰國語藍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金

前此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

善曰坦平監視孰能光輔五君各與亮二代

者哉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

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

宋文帝明帝順帝齊高帝武帝大啓南康不爰登

也黃劭亮信也二代謂齊宋也

中鉉時膺土字固辭邦教善曰蕭子顯齊書

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

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

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禮

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

冢宰太宰衮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形之

此又加授尚書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

今尚書令同也雖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盛

於百官也秩序也衮司三公也百辟百官也

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

今之尚書令古

通無異言遠無異望
向曰恆衆心故也
帝嘉茂庸重由前冊

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
執
善曰周禮曰

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善曰周禮曰

三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賓軍嘉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良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

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
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

言之刑八曰亂人之刑罕
故能騁績康衢延

慈哲后義在資勤情同布衣出陪鑿躅

入奉帷殿
善曰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軌郊

父以事君而
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

情同布衣
齊曰續功也康衢道也延招世音

帝惟厥也鑿天子
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

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
善曰周禮曰

三古序字之祕寶
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

定如疎廣在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一日雜書
淮聽曰願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

然野當為杼古序字之是以圖緯故曰餐餐美也
翰曰舜彈五絃琴以韻南風之詩言其仰奉明君如

實器帝王之美瑞故致在東序美聖明之時故
託美此寶野當為序此云野者當書寫之誤也

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
善曰禮

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志逸民賦曰左披文
以蒞話講六藝之宏敷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尚曰雅正也披文謂與天子
參以酒德間以琴

心善曰劉劭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洵暖有餘

暉遙然留想善曰暖溫兒莊子曰暖然似春遙

也餘暉天子恩光及之遙遠也留君垂冬日之

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

蒸君者若冬三之陽夏日之陰苟悅申鑒曰主怒如

秋霜良曰冬日之温謂君恩及之柔和而愛也秋

霜蒙寵彌加畏懼如對秋霜凜然也肅肅正穆穆焉於是見

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善曰爾雅曰穆穆肅肅也

也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藥共子曰苟無死言二

見之令子焉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民

也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濟曰肅肅敬也

穆穆美也言臣敬其君君美其臣也於是見其人事

君事親愛敬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

不生非教不成雖在三如一也太祖升遐綢繆遺寄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

天子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也翰曰升遐

天子崩也避言其死故言升遐若升仙而遠游者以

也綢繆密意也遺寄謂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五臣無稟玉几之

顧奉綴衣之禮善曰尚書顧命曰皇右憑玉几

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於庭越

稟日王崩向曰周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將顧託

後事王憑玉几以告命焉綴衣幄帳也言褚公羣后

既退撤出幄帳于廷也亦奉

擇皇齊之令典

此禮以輔少帝也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稟受也

致聲化於雍熙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

上下共其雍熙 銑曰皇大雍和熙廣也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善曰

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 增給

班劔三十人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二

外則奉成其政實所謂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

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善曰左氏傳膳夫

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

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 濟曰徽美

章明也言其能備行禮物皆有容故美道明德於此

信矣又位尊志滿而能卑禮於人居高慮危心思退

不謂欲告 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

病而歸也

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善曰周易曰謙

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

翰曰陳請也言疾病請退退歸也朝廷謂天子也重

難也言意也言公請一任而天子難違謙光 改授

之意故用申超世高向之事遂其所請也

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

表遜位乃改授司空 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當祭而輟禮五臣本晏嬰既往齊君趨

車五臣本作而行哭善曰禮記曰衛有太史

齊侯超車而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

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

遂以椁之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苗晏子死公擊駟而

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

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

邪韓詩外傳曰趨車良曰棘盛也衛有太

更柳莊疾盛衛公當祭於廟聞之輟祭而視之公之

齊有晏嬰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也

云云聖朝震悼於上群后五臣本恒臣慟

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善曰鄭之禮記注曰惟恐也言萬國同感豈如

於一主歟息然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后謂百官諸侯也惟恐也言褚公云天子驚悼於上

百官及天下諸侯皆恐動於下豈如梓

莊晏嬰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五臣

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翰曰節

字班劍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為幢隨柩之儀飾也

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善曰莊子曰天

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

物而不可得而累邪向曰乘據也

言人據守其德以處於時萬

物不能害其貞正之心也

能擾其度善曰莊子曰方外而濟於河有虛舟來

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已以

遊於世其孰能害之銑曰虛已謂自下其身而遊於世富世之人何能亂其度量擾亂也均貴

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五臣本兼

善天下聊以卒歲善曰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

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有言問於孫叔敖曰

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

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云乎我其

在我邪云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孟子曰古之

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曰

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

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不常也心忘其

榮辱者則不以彼辱為辱不以我榮為榮言齊也卒

也終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

寶有焉善曰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昔昔

營在園馬易曰無祇悔濟曰經理

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形五

述詠所不盡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

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向曰庶衆也公之美德

言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述而詠之者非所能盡也

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

眇默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晷

夜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

不捨晷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然銑曰或流川日夜

從幽冥不復見也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

里田里之間也春秋云鄭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思
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詠謂韻其德音之聲也

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善曰禮記衛
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

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子
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

也齊曰衛大夫孔埋有大功銘之於鼎垂文則銘
之字也晉大夫魏顆死方高山而仰止刊立

銘功於景鐘則法也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禰衡顏子碑
曰乃刊立石而旌之翰曰言故吏

石以表德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禰衡顏子碑
曰乃刊立石而旌之翰曰言故吏

仰公之德比之高山而仰之刊其辭曰
刻也玄者石之色也表見也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
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昴紂之時五星聚房者

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木德故曰昴
精同據而興齊木德故曰昴

惟良元首惟明股肱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宿
元首明股肱
元首明股肱

惟良元首惟明股肱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宿
元首明股肱

惟良元首惟明股肱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宿
元首明股肱

惟良元首惟明股肱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宿
元首明股肱

曜躔武前王善曰言君能鑒照琬璣七曜之道
曜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

曜躔武前王善曰言君能鑒照琬璣七曜之道
曜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善曰言臣能敬順元
輔大臣之義體微知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善曰言臣能敬順元
輔大臣之義體微知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善曰言臣能敬順元
輔大臣之義體微知

欽敬若頌也元輔即褚公也言其永言必孝因

體機微之事以見其明也章明也

心則友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毛詩曰

在於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

無私此仁之情也論語顏淵曰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也

觀海齊量

登山嶽均厚

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

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知

眾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

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

海淵之為大銑曰言其道德深高如觀海登岳齊

均其器量五臣茲六八元斯九

厚德也五臣本六八元斯九

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武公誄曰昂曰

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賢臣兼褚公此為六也堯有八元亦賢巨也兼褚公

此為九也內暮帷幄外曜台階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

九也朕謀謨帷幄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

率禮蹈謙諒實身幹

善曰南郊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

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勸孟獻子曰

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勸身之基也良曰跡屈蹈履也諒信也幹用也言信實之行用之於身

朱軒志隆衡館

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

濟曰言其道尚幽閑而西歸來仕也朱軒貴士之車也衡館衡門也謂隱逸處橫木為門也

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

善曰

蔡邕何休確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翰曰眇眇深遠兒玄宗道也萋萋草盛

貞言辭翰盛如草華也言好道義如川流也文章之盛又若霧散言多也

梁陰載缺

善曰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過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岳也梁陰梁木也載則缺壞也言褚公亡如高山之頽墜梁木之摧折

儀形長遽

五巨本作逝成列及協韻善曰德猷令德微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

玄春秋緯注曰遽去也

曰猷風也靡無逝往也

遺烈

善曰楚辭曰心怛悵以永思良曰悵悵悵恨貌微美也

而彌新用而不竭

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翰曰彌益也竭盡也言其美德遺聲久而益新用之者不可窮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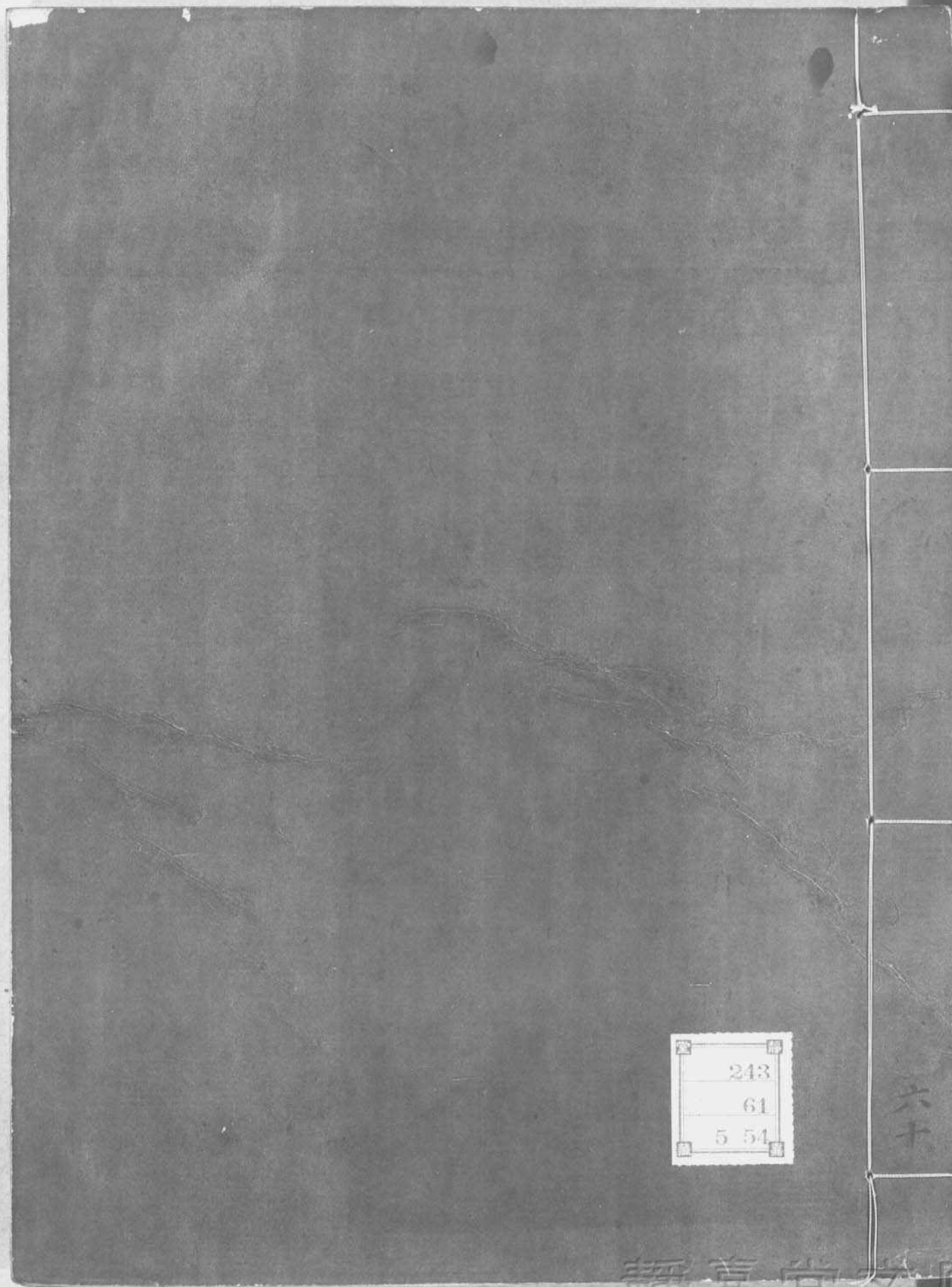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五十八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243
61
5 54

六十



靜嘉堂文庫所藏

又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碑文下

王簡初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孝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然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

曰頭陀

王簡栖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中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

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鄆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鄆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中制濟曰姓氏英賢錄云王中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或起家鄆州從事後為輔國錄事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

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

相公之廟有歌器焉弟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也枚乘一書吳王曰游由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相子新論云貞謂齊景公曰巨之事伯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蒞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斟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速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

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善曰僧肇涅槃論曰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泯然不忘然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是身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

也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經曰

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王覺法華經曰寂滅

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

津濟渡水之處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

云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此言斂心於摩竭之

國用開不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善曰

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

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

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

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

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

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彞倫者

執曰杜口謂不言也司善注也

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

位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

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彞倫攸斂

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善曰華嚴經曰

何謂嚴茂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然
已也如是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然

又繫所筌窮於此域善曰六爻也繫繫辭

以明理也故又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
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有莊子以之喻

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則稱謂
鏡曰繫繫辭也筌期也此域謂道也

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

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
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三逸焚膏注曰說謂也涅槃

盤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
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

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於涅槃也大智度論
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

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

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善曰彼岸經

辨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
其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

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
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

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望
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

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
廣仁義也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向曰謝

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見流六度者布施以
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

敬也禪定以守靜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

不見其終始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

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
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

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著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或曰其道廣大名之謂之亦不得知其體性實指者也隨而求之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也不可以學

地識智字作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

蘊也五臣本作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

涅槃勝曼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

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住法華經

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

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地其易

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齊曰言不可以識

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其事者

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

鐘虛受無來不應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

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

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

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

靜無不持牽秀相風鼓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

之足嬰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

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扣扣來無不沉法身圓

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

對規矩真立善曰圓對謂有惑斯對而無不周

法身僧筆論曰法身無德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
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
維摩經序曰真權無謀而動與事會銑曰阿毗達
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也圓對蓋謂無滯闕
也冥立謂與冥昧一音稱物宮商潛運善曰維
之道相會而立也佛以一音演說法眾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
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良曰言道合萬

物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

善曰如來佛號

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

如與如真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國父王

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冰謀王室也向曰菩薩

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也

馮憑五行之軾拯溺迹

善曰僧肇論曰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行之安車

川 五行五乘天竺言行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

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軾蓋

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銑曰如來乘五行

之安車五行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

菩薩也軾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道

如來化救之使濟矣

開八正之門入庇交喪

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善

薩行僧論曰格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

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

念正定正兩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

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惟三正語

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

八者大蔭其入交

喪失於道者也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

遙源濬

五日云

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

喻法藏也謝靈

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開載達樓林

賦曰幽關忽其離鍵互風爰以雲額字林曰鍵門距

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

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

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

之深遠也關鍵皆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

妙道門遂通如長源深
冰酌取不竭也後深也
行不捨之檀而施

洽羣有
善曰夫心愛衆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

及於衆生斯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

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

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

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也無色有想無想以其

不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

而物我俱一良曰捨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

萬物我俱一

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難於衆相離

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

物無不同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

禪更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

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

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

為無緣之慈

三行慈故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

天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矣照之明猶無得之得
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
明而廣照何上鑒窮沙界正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真
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余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
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濟曰演廣勿無也
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照之明而
鑒極於沙道寸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善曰機
數之界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斯以機心應之物有
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
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辯亡論
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
土復盡末為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翰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
應則多惑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時義遠矣
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

能事畢矣

善曰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咸易十有八變而

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

善曰

左氏傳曰故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于如脫屣耳扶河一名金沙河也銑曰言如來演行聖化切濟微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中將歸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娑羅樹也屣履也

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

於無物善曰老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王弼曰

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

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生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遠二

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向曰恍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

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

矣哉善曰答寶慶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

千三界為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為大千世界至大千中

千世界為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為大千世界至大千中

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

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

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

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

林雙樹間般涅槃於天冠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減度常住此說法也良曰棲遑謂游處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化而無為

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燎火也。堅林謂眾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其實雖盡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正法既沒象教陵夷。善曰

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穿。注盤也。象教謂為示象以教人也。陵夷頽壞也。穿

鑿釜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善曰孔安國論語

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宏杜。頽左氏傳注

曰方法也。去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向曰正法既没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勸理以

音聲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

目論。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妙第一。信筆論曰采微言於聽

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今知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匿是自論也。銑曰意順於非法以為是。口辯其偽。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前狹論也。

頽網俱維絕細。善曰摩訶經曰在法表微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網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細。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細系也。翰曰幽讚謂

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頽壞之綱。紀繫絕毀之細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人

衣有細帶也。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善曰華嚴

華嚴

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註法華經注曰雲譬應
 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
 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際實際法
 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云三
 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
 能行正法以濟眾物如雲蔭真曜慧日於康衢
 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則重昏夜曉善曰劉註曰菩薩負淨照均明兩
 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王達謂之康頭陀
 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
 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
 聖尊久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
 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故能使三十七品有**
 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
搏紐之師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搏紐之深謀維
 摩經曰於諸見不對而修行三十七

品見為實坐僧肇三諸見六十二諸見委也竺道生
 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
 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
 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鏡曰大品經三十七品
 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丘興行此法以仗外
 道亦如晏子於搏紐之間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
 胡之齊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晏子太師知之使
 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不出搏紐之間折
 衝千里之外者**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善曰
 晏子之謂也
 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
 大亦言勝一能勝九十六種論辯立論曰城池無
 藩籬之固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
 為說喻其心皆伏悉無障闕若無草木藩籬之固
 然以**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善曰華嚴
 通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
 子以教思無窮濟曰方廣佛號也教肆謂教人習

法也肆
習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

兩月並勒丹青之飾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

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相王崩子莊

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齊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

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毅對

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

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向口

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佛生之日也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書佛象

以崇其然後遺文聞夫出列刹相望

遺文謂經也文託曰天下遺一靡不畢集大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聞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經也列刹佛塔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

有隨乎江左矣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

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敬見掌中知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

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夷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

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

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羽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迦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

至京師王蒙甚重之二十王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衲解帶留連不能已又

曰釋惠遠本姓賈氏為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歛往羅浮屈尋陽見

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
十一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元事之五年以長則
有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
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向曰佛圖澄羅
什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報謂教跡多也
銑曰道林惠遠僧名並有高道皆游於吳頭陀

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

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
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

門六二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
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
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膠蕩浩汗又
曰霍濟濩涓蕩雲沃日良曰沃流也蕩動也北

則層巒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善曰山海經
曰秦華之山

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迴翼於高標揚雄
反駮曰何恐日薄於西山濟曰迴照也薄迫也西

毗城邑百雉紆餘善曰左氏傳蔡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

曰望東城之紆餘翰曰東望平阜千里超

三版曰一雉紆餘曲直貌

忽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路超遠向曰超忽遠貌信楚都之

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善曰
毛詩

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行
珪璧其行東情其心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
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以為宅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善曰言身從緣生緣亦
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

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
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
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
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

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
良曰宅居也言知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也存

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善曰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

身心寂滅沮盤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

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齊曰乘身也言人志欲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道若知理存

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遂欲捨百齒於中身徇賤

膚於猛執鳥善曰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齒齒亦齒也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齒之期未有

能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曰瓚主曰亡身從物

日拾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鼉水處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賤膚肉也猛

鷲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鷲釋提桓因是
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鷲鷲來投我籬已身肉與鷹

代鶴也班荆蔭松者火之善曰左氏傳曰伍舉於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

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
兮蔭松柏向曰班荆蔭松謂山野之居班布也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善曰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
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

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
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

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

稽孔府君諱覲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三

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
冀濟曰江夏郡各守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屬也

諱名為之薤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善曰周禮曰薤

草下土二人鄭玄曰薙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
中勤求佛道 翰曰薙芟也經行謂經歷行息之處

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

君諱興五目本宗善曰沈約朱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郢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刺立禪誦之

堂焉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在巖而供養也良曰刺塔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斗蓋也言斗

歸正真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

養志 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

子曰養志者忘形也 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善曰國語

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高軌難追藏舟易

遠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况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 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壑人以爲

固不知有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 僧徒闡其

無人榱 衰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

善曰周易曰闕其戶闐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榱椽也榱棟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 銑曰榱

棟也構起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細三王絕業
善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

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祖武宗文之德昭

升嚴配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

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格天光

表之功弘啓興復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

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

向曰格至光充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是于天傍開四外又大開惠澤興復續壞之理也

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

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

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曰

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去舊物也安步中雅

其下人濟其多難為君之道也康安也

頌驟合韶護善曰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

向曰韶舜樂護湯樂言國家作炎區九譯沙

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

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州南海中萬二千五百

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朝曰東南一尉

西北一候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語而來朝

天子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伺粵在於建

候非常之事也一候者言少邊患也武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為建武乃

武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為建武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

維樹風江漢

善曰蕭二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

王仍為持節都督郵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鄂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

善瘴惡樹之風聲也維偶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

也江漢即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

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城楚也龜蒙魯也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鄂州亦

有此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

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

曰其教不肅而成周見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在比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

瑄字士穆為江夏王鄂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

為王幼內史代行智習所遊

刑事故曰行嘉智習所遊

故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

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

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利善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道勝之

韻虛往實歸

善曰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賡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

已安功墜於幾大立慨深覆篲負悲同

棄井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及泉而棄者皆喻此乎因百姓之有餘間天

下之無事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

耳徒揆日各有司存善曰左氏傳宋災使華

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

志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

陵因高就遠起高樓故曰就遠也層軒延

表表上出雲霓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

項曰雖崇臺五層延表百文說文曰南北曰表東

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

銑曰透迤相連貌言閣夕露為珠網朝霞為

丹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

衡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善曰山

靜嘉堂文庫所藏

其上者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
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
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
其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山有木焉
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
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
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木花其光
四照也千計
萬品言多也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

相永籍閑安

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
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

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
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濟曰渙亦清也

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也此
與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息心了義終焉

淨集

善曰大灌一頃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少
勝曼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證

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法
所遊集向曰了覺也法師釋曇雲珍業行

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

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善曰周禮曰
民功曰庸事

功曰勞凡有功者銘壽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
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願以益身却退秦師于輔氏

親止社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
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

祭器自成其名焉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
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言時

稱伐五臣本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

宣身逾遠而名紹善曰左氏傳曰季武子以
所待齊之兵作林鍾而銘

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
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蒸鬯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

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劬美也銑曰言鏤文樹

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敢寓言於

彫篆亦庶焉歸乎眾妙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

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翰曰寓寄也雕篆謂

文字也庶近也焉歸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善曰周易曰玄黃天

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地之雜也天之玄而地

靈巫萬族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

賦曰行咏息蠕動始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覽賦曰德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于一區銑曰器物也

溥源上派澆風下黷善曰莊子曰德又下衰

特垢也杜木切濟曰溥和之源自上流派而澆溥

之風垢濁於下黷垢濁也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善曰瑞

感蕩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茲

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

多也向曰愛欲至多若流不成海情想漸積若塵

飛為皇矣能仁撫期命世善曰毛詩三皇矣

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

謂千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之期

而命跡於世也乃睽中二重來迦衛善曰毛詩曰乃睽西顧又曰幸來胥

宇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睽顧中土幸來生迦衛

之國也迦衛之國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幸疾也

有大千遂荒三界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

相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

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良曰奄同荒理也

那鑿四門幽求六歲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

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

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父太子出城西明天帝化作

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明

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還念

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

即拾葉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山不飲不食

又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亦既成德妙盡

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

無為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

心樂靜無為無也善曰

欲那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

頗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

善曰毛詩曰乃睽西顧又曰幸來胥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善曰毛詩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那鑿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

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沐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銑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

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却棘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善曰東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寬三苗于三危良曰九折三危茲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經曰令身調善

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翰曰波澄謂心靜善曰
老日山廣運給園多士
善曰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五百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

獨園多士謂
金粟來儀文殊矣止
善曰發還經曰淨名

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皇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內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也詩曰魯侯奕奕上善曰金粟佛名也
應
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矣至也

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善曰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善曰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

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示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善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
象亦正雖闌希夷未缺
善曰曇無羅識曰釋

如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史記

曰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闌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

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

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闌

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於昭有齊式

法雖微然其無為之道未缺廢也於昭有齊式

善本作戒字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柑

韻善曰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

段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僧

散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喪於玄津

漢書音義章昭曰柑楫也音裔翊泚切叶韻向曰

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烈業也言齊有美明

之德用舉大業脩其壞法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

也柑棹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惟此名區

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棹也

禪慧攸一善曰禪慧禪定皆慧也即六度之二

靜慧智攸所也言此處靜智之人所託居也

倚五巨本據崇巖臨

眈通壑善曰楚辭曰忽臨眈夫舊鄉說又溝池

湘漢堆阜衡霍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

阜也史記曰屈字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池

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

衡霍如堆阜之小相臚臚武亭阜幽幽林

薄善曰毛詩曰周原臚臚董荼如飴上林賦曰亭

臚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

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

曰薄也向曰臚臚草貌亭阜平澤也草木叢生曰

媚茲邦后法流是挹善曰毛詩曰媚茲一

也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氣茂三明精超六

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
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
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
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
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
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眷言靈

宇載懷興茸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茸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茸蓋屋

寺也茸脩也

丹刻暈飛輪奐

煥

離立

善曰左氏

傳曰丹相宮楹又曰刻相宮桶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暈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暈者鳥之奇異者也

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皇殿春

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詠曰鳳皇立翦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輪輪困高大也奐

文章貌暈雉也離鳳象設既闢眸容已安善

洎象表

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根於心色然見於面趙岐曰眸潤澤之貌禮記曰象謂佛之形象也闢闢也眸容潤澤之貌言桂沐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常安於此也桂沐

冬燠於松踈夏寒善曰楚辭曰何所冬燠

深謂葉密也燠暖也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瑞應經曰佛已神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乃刊石而旌之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象來自西也振舉也身堅也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向曰安陸郡昭王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五臣本人也善曰蕭

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完蕭何居沛

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

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熬過江居晉陵武進

縣僑置本土亦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分東海郡為東蘭陵蘭陵為南也

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善曰王

暨于稷契咸任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

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

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祿符合膺錄次相代也

書玦機對孔子曰五帝出受籙圖

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謂之

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將興之符應蕭曹扶翼

湯也圖錄並天子將興之符應蕭曹扶翼

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五臣本於

前皇齊握符於後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

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

受命握符出也

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

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

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也

靈源

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善曰尚書

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

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

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山也言

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祖宣白土

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

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

文選卷第五十九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四

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翰曰宣皇帝安陸王之祖也高帝即位追尊也 **考**

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

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濟公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居正可卷懷前代帝王也

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善曰周易象王弼曰象況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

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向曰謂緬也辰象日月星也

河岳之精靈雄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

氣蘊約風雲身負日月
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招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翰曰蘊積也身負

日月言其明也

立行
五百本

可模
五百本

置言成範
英

華外發清明內昭
三百本作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持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華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向曰

範法也

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
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翰曰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

簡以遠大之方率由斯至
善曰周易曰乾以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則可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

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六道率自由用也

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

不知善曰毛詩曰冰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不可測也若行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

之紀于地善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

天春秋漢舍葦子曰九卿法河海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銚曰三辰日月星也西瀆江河淮濟也

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

信動罔不吉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九萬物仰信洽合也一德謂法令畫一也爽差也

之而彌萬千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類曰仰之彌高

高周易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履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洽

登庸泣事之年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特登庸又軍麾命曰在事惟能銚曰庸用也泣臨也

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

詳今可得而略也善曰周禮曰建七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

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

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

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齊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

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善曰水德謂宋不可略也

三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翰曰天改謂宋祚未終
太祖龍躍俟時作

鎮淮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

在田時舍也或理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

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逮擁朱

旌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升為天子

也俟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

泗二水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善曰論語

名也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子曰柏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

銖曰如仁謂有仁之心思濟世亂夕驚龕世

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龕世

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曰龕取也

深圖密慮眾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蓋同

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義曰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

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維

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向曰

懷發言中旨善曰晉中興書王敦上疏始以

曰導動靜顧問起子聖懷始以

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

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

枚乘之徒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劭陵王文學如游

左右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蓋同

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義曰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

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維

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向曰

王子晉初遊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為侍起子聖

懷發言中旨善曰晉中興書王敦上疏始以

曰導動靜顧問起子聖懷始以

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善曰蕭子顯齊書

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文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

於梁王明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
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使其掌之也
蘭桂有

芬清暉自遠
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
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

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
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銑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

桂之有香也又清
明光暉其心自遠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
善曰

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春秋元命苞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

感妄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妣
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

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
良曰震東方

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吾
也衣青光者亦
取其木色也
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善曰

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其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
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首以白茅以為
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向曰太祖既即位乃封緬焉

王方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
封上地受其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
受瑞折

珪遂荒雲野
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
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

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
雲夢之野
濟曰瑞猶福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猶

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
也雲野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
式掌儲命

帝難其人
善曰漢書踈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

堯帝亦以知人為難
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
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儲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

人謂帝重之如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向曰允信也膺當也
協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向曰允信也膺當也
協

隆三善仰敷四德

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冲協隆治道禮記曰行

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乎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躰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銑曰協合隆盛敷布也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

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善曰漢書曰武帝及冠

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良曰漢武帝為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獻替惟宸實掌喉唇

國語史黜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惟宸帝坐也禮記曰天子居

象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唇 齊曰言經侍太子獻其事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哀謫之間匡諫不已喉唇謂出納

如絲之口

善曰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曰王言如絲其

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前暉後光非止恒授 善本傳受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立亦得四

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也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善曰蕭子顯齊書

善曰吳三書闔閭始得子胥以為上賢無出納惟真乎聖人也 說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

允劔璽增華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

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良曰緬遷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

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

官咸事熊豹臨戲

善曰漢書劉向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善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

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禱戲大臨高辛氏有才子二人仲熊叔豹

齊曰伊惟也帝唐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

近侍式贊權衡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女尚書淮南子曰

惟編運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戲迄今

請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而皇情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權衡謂政理也

眷眷慮深求瘼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

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使緬為吳郡太守也

姑蘇奧壤任切關河

善曰奧壤猶奧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

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銑曰姑蘇地名切重也都會日那

負提封百萬

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

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萬并巨墳崇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

限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也那大阜盛也限封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全

趙之衺服叢臺方此為劣

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

武力彘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衺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

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

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言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乃鴻騫舊吳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究豫

作守東楚

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

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

王日本作用字

典

善曰論語蘧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于齊魯紀曰丁固父贊以義讓稱尚書武二曰昂哉夫子周書

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

敢伏小人之收箴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

刑下國用中英 誅曰綏安典法也 疑獄得情

而弗喜

善曰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獻湯以言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父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宿訟兩讓而同歸

勿喜 良曰哀其有罪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齊曰宿有爭訟不決者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 旨沐緬化兩讓而歸也

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

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成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相公曰加之以德可以

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佳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翰曰春申君黃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爲吳郡守吳人饑乃發倉賑貸不取德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疆界也緝熙和熙養也岷庶百姓也

藩要任重推轂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三

日三閩上古王首造物之而而推轂曰閩以內寡人

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

處爲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爲荊州也古之遣

將而天子皆親爲推車載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

書曰九江孔勢銑曰勢正也言荊州南接衡巫

以江流爲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

風雲之路千里善曰衡巫三江名吳都賦曰徑

路絕風雲通良曰衡巫二

名**西通鄧**憂**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

鄧人杜預曰鄧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

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濟曰鄧

鄧邑名三七謂二千一百里

是惟形勝閩外莫先善曰漢書

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

也閩以內寡人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

曰閩門限也苦本切翰曰閩門限也邦畿之內如

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

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也**建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注曰

文王克明德慎罰向曰麾旗類也以毛爲之

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

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左氏傳曰鄧舒問於賈季

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

預曰夏日可畏 銑曰暴曬也陽日也言思育下人
如秋日之和人曬其光愛其温也其威明又如夏日
之盛人皆澤無不漸 子鹽螻蟻之穴靡非遺

良曰漸入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 善曰
靡無也 善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户子曰舜之行
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

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 由近而
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濟曰容光小隙

被遠自己而及物 善曰史記曰臯陶曰近可遠
在己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

及遠 翰曰其政令以近及 慧與八風俱翔
遠先行於己而及於人也

德與五材並運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
朔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

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
並用之廢一不可 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

金木土也 遠無不懷邇無不肅 善曰阮嗣
宗勸晉王

賤曰遠無不 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
服邇無不肅

觀晨飲之羊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
相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

山陰縣長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 中有五六老公年
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

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
郡縣位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音夕民

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
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

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
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

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 譽表六條功
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臣注同

最取萬里 善曰漢書音義曰善刺史所察有六條
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

善曰漢書音義曰善刺史所察有六條
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

居宮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獨者察犯田律
四時禁者察天有孝悌厥繁行脩正其才異等者察
更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
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不絕課更
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
總萬里之統者也良曰同善注功最萬里言風化
也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

驍騎將軍 濟曰謂入為侍中兼驍騎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

侯府寄隆

諸端任顯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侯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

子家 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 儲端任顯謂緬為太子詹事也

東西兩晉茲選

特難向曰謂此官晉朝**羊琇願言而匪獲**

謝琰功高而後至

善曰晉諸公讚曰羊琇字季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

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

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

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

國將軍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銑曰晉羊

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嘗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

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去願言匪獲也又謝琰

征羌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去後至

降二宮五臣本**今績斯俟**善曰蕭子顯

中領軍太子詹事 良曰言其政善之功**禁旅**齊書曰緬遷

可待成於此時也今善績功斯此俟待也

尊嚴主哭彌固

善曰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

長子 濟曰旅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

職也主 器謂太子也緬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

固矣彌 益也**禹穴神臯地埒分陝**善曰漢書曰司

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皋表煥
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緬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
此穴中舉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皋分陝謂陝已東
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主之今緬為會稽太守其
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焉其美也陝地名也
左以來常遞斯任已來遞求此任也江左東

渚鉅五臣本海南望秦稽善曰子虛賦曰
有琅耶孔舉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
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
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銑曰巨大也言淵
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

數日月萃相藿相浦攸在善曰尚書曰今南
淵數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
人於藿蒲之澤良曰言會稽郡舊多盜賊淵藿

化貝殖之民千金比屋五臣本作室字善曰漢書
言者判有所并也濟曰

郭壘之內雲屋萬善曰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
屋或為藿翰曰郭壘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

家善曰漢書曰王尊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
繁倍於常而舊土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

然難以詳正使其一也

善曰漢書曰王尊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

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尊為諫議大夫守京兆

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備音朋

銑曰漢王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

橫行剽劫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

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

激海亂繩

激海亂繩

激海亂繩

方斯易理

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

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

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良曰漢宣帝時

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

臣聞理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繩理

也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

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

俸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

經曰風動雷與謝承後漢書曰趙令神行征艾朔士

濟曰下車初至也敷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

也誠恕既孚鉤距靡用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

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

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

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

致也距開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

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事

為距也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距以閉其事

情也孚信鉤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其

路而緬為會稽誠心恕物為人明信則鉤距無用不

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前剪善曰尚書曰殲厥

大也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

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

敞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詣府

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

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色汗其衣吏乃坐

里門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

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無假里作黑字端之

藉而惡子咸誅

善曰歌錄曰馮門太守行曰

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誅曰同善注此

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悞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間

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網之有德被以哀矜孚

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也

以信順善曰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父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良曰孚勸也南

陽葦杖未足五臣本作或字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

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

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

杖示有刑濟曰韓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

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

撻之示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穎

川時雨無以豐豆其澤善曰趙歧三輔決錄曰

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穎川太守翰曰郭

夜為穎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緬之為政雖

穎川之惠無以豐也公攬轡升車牧州五臣本作典郡善

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登情感

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達民祇非待期月善曰論語子曰苟有用我

成向曰老安少懷塗歌里詠善曰論語子

少者懷之銑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曰歌詠其德也善曰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

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

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權若親戚芬若椒蘭 銑曰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 麾旆

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

遠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侯

後拜穎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又曰侯霸

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

願復留霸暮年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云官人有此戀皆爭道
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塗道也去

思一借之情愈以彌結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兗州刺史徙京兆尹

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恂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翰曰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方**

城漢池南顧莫重五臣本作莫過**千里**善本無千里字善曰

左氏傳屈字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

百善曰峭二峭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

峭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西接峭武關路曾**

不盈千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峭山之關也李奇

善度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也**蠻陬夷**

徵古重山萬里善曰魏都賦曰蠻陬夷

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陬**小則俘民略畜**

大則攻城剽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

曰盜賊滋起大澤空數千人攻城剽邑**小則**

掠人患俘請生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音**

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

向曰鼓烽皆所推埋穿掘之黨 隋成羣

善曰史記曰攻剽推埋 孟家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

殺入而埋之或謂殺冢也 銑曰推埋謂劫殺人而埋

之物掘謂發冢而 懷法侮吏之人曾禁禁禦

良曰傲慢侮 累藩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

能裁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洛日藩加以

我羯 謁居窺窬伺我邊隙善曰朱鳳晉書曰

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

謂伺候其邊疆也此謂 北風未起馬首便以

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 善曰魏志

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李陵與蘇武書曰

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鮫生曰人君恐姦豐之

不虞政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 恐

邊境早開昭開也 向曰並謂秋時備守邊疆

明八載疆場大駭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

吳新有疆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

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銑曰永明武帝午號疆場

善曰

善曰

銑曰

銑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
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邁征 翰曰邁

也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序授之
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輟膏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軌躅

毛詩曰厥聲載路 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 軌躅

清晏車徒不擾 善曰漢書音義曰躅迹也 軌躅

擾亂而安 牛酒日至壺漿漿塞陌 善曰韓信破趙

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

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
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

喜湯來征壺陌多而滿道也謂 大義大羊其來久

矣 善曰漢書名曰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
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 齊曰言夷狄如犬羊

之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善曰左氏傳晉呂相
秦秦雖與晉出入秦唯

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 翰曰 首鼠疆界災靈

謂後魏主敎賦曰姓嚴切也 首鼠疆界災靈

彌廣 善曰漢書曰蚡謂諱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
翁何為首鼠兩端首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

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 公扇以廉風乎

以誠德 銑曰扇舉也至信 盡任棠置水之情

弘郭伋待期之信 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
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

秉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籩一平水
一極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

又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披大本籩飲
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 歎息

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
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邁征 翰曰邁

而還參在職果能折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辛苦諸童請小兒復送三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曰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五日汪曰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

靡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破莫鞬勇帥感奐恩上馬

二十匹先零酋長遺金鐻八枚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濟注同言雖疑

雛雉必

懷豚魚不爽善曰東觀漢記曰魯共公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

牟河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期掾肥親往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德有童完

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其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

也豈子有仁心比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翰曰雛雉謂後漢魯龔為中年令仁政所致

言緇之仁政雛雉必懷其德也爽差由是傾巢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舉落望德如歸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

如歸也向曰蠻夷感其仁惠皆傾其巢居部落望德而來也

推直追**髡**髡側首曰拜門闕善曰漢書曰尉佗

首曰拜門闕善曰漢書曰尉佗

歌成韻善曰尚書曰島

禮義既敷威刑具

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良曰蠻夷之章

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疆民獷

言俗反志遷情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

書曰吏民疆疆比屋為賊獷古並切翰曰疆暴之

風塵不起圜圜善曰東觀漢記

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圜圜寂寥富商野次

宿秉停苗側眉以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

字稚子廣陵人除温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

詩曰彼有遺秉此有遺穗又曰于彼苗畝毛萇曰田

一歲曰苗銑曰次也野舍言不過盜也秉禾束

也苗一歲曰也言將豐熟宿積禾束停之於田也

蜚蜚起蚘虎遠跡善曰范曄後漢書

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數為民患嘗

而後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

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

九江東界者四散去良曰蜚蝗蟲之食苗者若虎

獸之害人者感緬仁德故北狄懼威關塞謐

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北狄懼威關塞謐

靜濟曰北狄謂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

魏也謐清也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

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問為

國賊者徒類切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邊

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關塞過秦論曰胡人不

敢南下而牧馬翰曰偵問也謀夷狄懼言也言夷

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東窺之方欲振策燕

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商畏德也

趙席卷秦代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

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舉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

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陪龍駕於伊洛

陪龍駕於伊洛

陪龍駕於伊洛

陪龍駕於伊洛

陪龍駕於伊洛

陪龍駕於伊洛

陪龍駕於伊洛

侍紫蓋於咸陽

善曰

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

曰紫蓋漂以連翩

魏也洛陽

為紫蓋並天子行也而

遣疾彌留歎焉大漸

曰遣遇也彌留謂疾病不去身也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

婦下

三臣本作不字

善曰曹

植荀侯謀曰機女投行

耕夫桑婦感緬之仁惠恐其

將患皆釋去作具以相驚也

羣望

善曰左氏傳曰凡

大有事于羣望

所以人皆並走往祈祀之

以求其福望緇之疾瘳也

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

颯然庶僚如霄

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

僚官也霄雲落也言衆

官如零落有所失也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

善曰潘

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共

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

至

向曰落謂聚

居部落也

並求入奉靈櫬

善曰潘

也蓬府

市之慕對而為言送有勲德

善曰范曄

鄧訓字平上遷護為相校尉病卒官吏民无所愛惜
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
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不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
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耳尚書曰惟有慙德
翰曰晉羊祜為都督荆州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
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之對而言之二君遠有慙德
也
神駕東還號送踰境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緣
自荆州還江東也吏云送之出境也
奉觴奠
濟曰神駕謂喪也東還謂
荆州還江東也吏云送之出境也

以望靈仰蒼天而自新震響自成雷盈塗

水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
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

一膏與荀仲茂賤曰舉國顯顯歎慕盈塗
吏申祭號哭滿道悲泣之
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流也
公臨危審正載

語言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臨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迷亂則遺於話言

楚囊之請雖
善本字
惟字
幾而彌固
善曰尚
書曰疾

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
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
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忘衛社稷幾謂
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其情固也
衛魚之

心身亡而意結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遠

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
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文言聞
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衛大夫史魚言緬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惟鬱結也

二宮軫慟
五臣本
作動
遐邇同哀
向曰二宮天子太
子也謂常事二宮

也軫隱也言
惻隱而哀慟
追贈侍中領
五臣本
無領字
衛將軍給鼓

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

庸伊始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

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納政事之辰

登用惟始也謂將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也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

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良曰允信也明聞凶

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

哀震感絕移時濟曰移時謂良久也因遘沈痾

留氣序翰曰遘遇也縣留謂不絕世祖日夜

憂懷備盡寬覽善曰世祖武帝藏榮緒

望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

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

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銑曰勉彊也膳食也

禁止也言世祖使勸明帝彊食止哭中使相望不絕

也天子私使曰中使上雖外順皇旨內躬私痛獨居

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善曰毛萇詩傳

曰躬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

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

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良曰上謂若此

明帝也皇旨謂世祖意勸喻也濟曰御食也

移年癯來瘠改貌善曰爾雅曰臞瘠也與癯

也同渠俱切瘠病瘠善曰穀梁傳曰兄

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梁傳曰兄

弟兄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毛萇曰振自也向曰兄弟天倫之次也昭侯與明

帝兄弟也振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善曰蕭子

自儔匹也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

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銑曰

也言繼太祖之業而立也分命懿親台牧

並建善曰尚書曰分命羲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

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章曰三公在

天法三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

良曰言明帝分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

對敏系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善曰左氏

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

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

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玄言

談道擊輦悅之麗篆籀直之則善曰法言曰

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續之擊輦悅李軌曰擊輦帶悅巾

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

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六篆向曰擊

帶也悅巾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

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

望周公而含其悲

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

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

談道擊輦悅之麗篆籀

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續之擊輦悅

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

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六篆向曰擊

帶也悅巾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

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善曰孟子曰是秋通國之善亦非者也儲謂儲

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良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之善奕也

言王之奕思雖奕秋之取睽之妙流睇未足

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

稱奇善曰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

號李虎發而石開齊曰取睽射也

養由善射流睇而猿號也睽邪視也至公以奉上

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

林忘公侯之貴善曰周易曰鳴謙貞言中心得

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

關洞開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

離捷玄風暖以雲頽西征賦曰宵中豁其洞開

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三洞然開通

其理也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善曰毛詩曰燕笑

今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

注而不竭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也譽

滿天下德冠生民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

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蓋百代五臣本作世字

之儀表千年五臣本作之領袖曾不款心魚

留梁摧奄及善曰荀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

善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斯每朝會罷坐

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

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懲遺一老禮記曰孔子

壞乎良曰愁惜也梁推謂如豈唯僑終蹇

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善曰潘岳賈充謀曰秦亡

良曰五殺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殺而云

蹇叔未詳潘沈之旨濟曰橋謂子產也蹇謂蹇叔

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與歌曰我有子弟子產

與謠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曰凡我僚舊曰均哀

輿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

共戚善曰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

不留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

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比於民無厚也淮南子

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

山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思所以克播

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

遺塵敞之穹壤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

顯元功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乃刊石圖徽寄

情銘頌也微美也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善曰毛詩商頌文也

則斯也蕭氏於後故述也是開金運祚始玉

管善曰金謂火也春秋曰五德從所不勝冥土夏木

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無往視之焉若陞陞二女愛

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鳥遺卵而此飛

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知於有娥氏女吞

之生契濟曰彭以金德王故曰金運也

注故云祚三仁去國五曜入房善曰論語曰微

始三信也

之奴比于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之精則周室不德而與焉亦白其馬侯服周

王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不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本枝派

別因菜命氏善曰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賦曰百川流別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

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昨之士而命之氏良曰本枝謂與躬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

而分流王畿二百里也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善氏焉水分流曰派也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

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徐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翰曰蕭氏本從殷徙於徐

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氏隨魏從大梁移在

豐居中陽里自茲以降懷青地紫善曰解梁地名也

青地紫朱丹其轂向曰懷崇基巖巖長瀾拖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

瀾瀾密爾反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瀾瀾流長貌言其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銑曰巖巖高貌

宗德高而祚長也惟聖造物龍飛天步善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良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為

井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載鼎載

革有除有布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

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字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濟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

顧 善曰曹府君陳實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謚策

文曰光啓洪祚慶流萬國 向曰蒸君啓開洪大祚福也 **喬嶽峻峙命世**

興賢 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銑曰喬高也 **應期誕德絕**

後光前 善曰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

功盛德超前絕後 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光於

在考故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幾者動之機云先也

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銑曰謂先覺事機也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爰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翰同善注

始濯纓清猷濬發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

維商長發其祥 向曰於始濯纓謂緬初入仕時也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 **升降文**

陛逶迤魏闕 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雅景福

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

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銑曰文陛天子殿階也 惠露

也以文石砌之 逶迤行貌魏闕天子之闕

靈吳仁風扇越

善曰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
惠露止於落葉良曰恩惠仁

德如露之靈閩風之扇動也吳越二
國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太守故也

涉夏踰漢

政成期月

善曰楚辭曰江舉夏之不可涉夏水名
也尚書曰逾于漢論語子曰苟有用我

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濟曰
夏謂荆州漢謂襄陽緬皆曾理也

用簡必從

日新為盛

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
謂盛德翰曰用事簡下人必易從

而理日新其德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善曰論
語申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
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向曰為上則哀矜下人所
不逮也莊敬恭儉禮敬也草木不天昆蟲得

性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
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銑曰草木不以時不

我之禽獸不以時不殺
故不天而得性也我有芳蘭民胥攸

詠

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良曰芳蘭喻其
德盛馨香胥相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德

也君羊夷春蠶春蠶山巖別嶂分

善曰爾雅曰蠶也
也向曰蠶蠶也

巖嶂山也言各傾山畫畫洽其從如雲

善曰
毛詩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濟曰落謂蠻夷所聚居夷
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其徒相從如雲之

多挈妻荷子負載成羣

善曰莊子邠人謂
邠三曰挈吾妻

以從王乎此又曰石戶之裏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銑曰挈維也曰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言人

多回首請吏出何足云

善曰封禪書曰昆蟲
閩澤回首面內漢書

曰印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翰曰
漢朝南夷及印笮之君長皆回首請吏比之於齊則

漢何足可云也迥首請吏昔聞天道仁罔不

謂願歸帝命以為巨也

遂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也良曰罔無也遂猶

彼蒼君如何與山止篲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也興山止篲謂起土為山而未去少一篲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

四牡方馳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也興山止篲謂起土為山而未去少一篲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

六龍頓轡 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翰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

策駟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而日御斯

不頓下其轡光陰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

民曷仰邦國殄瘁 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向曰緬既死矣此下

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齊隕晏安平行哭致

禮 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駟一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

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也我惡邪 銑曰晏子冬平仲故云晏平也

趙 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

王立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

卒於趙列國聞之皆悲泣 濟曰樂毅

况我君斯 善曰左氏傳伯州犇謂皇頤曰夫子

皇之介弟 善曰左氏傳伯州犇謂皇頤曰夫子

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

哀感徒庶慟興雲 善曰左氏傳伯州犇謂皇頤曰夫子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

天子而云陛者不指階毀留攢川汎歸軸善

禮記曰君殯用輅攢至鄭玄曰攢猶蓋也殯君

棺以龍輅不題漆象樽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

曰軸輅也向曰攢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

啓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

歸軸謂舩載其柩以歸也競着野奠爭攀去

也以舩比直故云軸也競着野奠爭攀去

轂 銑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遵渚號

祭之禮爭攀去轂謂舩去而攀留遵渚號

追臨波望哭 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

哭哀慟濟曰循其洲渚無絕終古惟蘭與

號泣而追送之也遵循也無絕終古惟蘭與

菊 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良

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

于終古也 **涂土由帝渚朱軒麻駕** 善曰楚辭曰

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翰曰帝

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緬柩

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朱車之榮今則無此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曰也禮

黃金難化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也

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銑曰待猶

傳也黃金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

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 **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以為長生故至死也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

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

墓誌

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

為劉璠取王氏女璠卒天監元年下詔為璠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璠取王法施女也向曰璠平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進妻復有令德一與之

齊

善曰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書

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孟氏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遊遊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春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故銑曰老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善曰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之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冕器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輪簪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也

欣欣負載社稷之睦

善曰漢書曰朱氏臣常刈

攜良曰言夫與相與負載營農之物以相隨也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睦

田隴

居室有行丞聞

五百本

義讓

善曰言初居室

及於有行俱聞義善故曰聖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

濟曰亟聞其言矣

哀訓丹陽弘風丞相

善曰蕭子

顯齊善曰蕭晉丹陽曰俊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恢是瑞六

代祖也故瑞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遵是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教也籍其二門風

流遠尚

善曰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其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

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肇允才淑闡德斯

諒

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

曰諒信也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內之德此為善也禮云內

不出於閫

蕪沒鄭鄉寂寥楊冢

善曰范

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屢

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

子軍皆異賢冠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

曰楊雄卒弟子侯邑負土作墳號曰玄冢良曰孔

融為北海相為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楊雄卒

其弟子為其起冢故云楊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

涼也言劉先生之

德如鄭揚二君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善曰

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

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

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五味礮檀之樹魯

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泰

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濟曰拱合

手也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

暫啓荒塋長局幽隴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蓋嶽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荒塋墓中道也局

也關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
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為爵祿重非也

文選卷第五十九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行狀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

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迷其

德行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

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

五臣本作庶幾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

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良前教曰

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

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孝始人倫忠為令德

公實體

五臣本作禮字

之非毀譽所至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尚厚

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
誰與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
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譽以至於此不加

博瞻學綜該明
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
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技不羣潘

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
周萬物濟曰綜理該通也
至若
作乃字
曲

臺之禮九師之易
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
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

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看淮南
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

號九師說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
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
樂分龍趙

詩析
歷先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
日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

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巨讚曰韓
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
陳農所

未究河間所未輯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
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

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
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

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
有

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劉觀方策所載靡不

必綜
向曰謂上諸學校之事
有一人善者無不兼理而學之
昔沛獻訪對於

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
善曰東觀漢記曰沛
獻王輔永平五年秋

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
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

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
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見下坎上民為山坎為水出

雲為雨蟻穴居而知兩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
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
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
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
前代史岑比之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
庶得塞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曰塞者坎
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
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
如揚雄也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

步方斯蔑如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
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世說

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道下然且
居金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良曰漢淮南
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
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王
如也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荆州刺史順帝即位
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
也西京賦曰昨疇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今日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
之委以分陝之重向曰跋扈畔換也上流荆州也
時攸之為荆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荆
州比陝州為分陝之望也宋鎮西晉熙王南

中郎邵陵王並鎮益口善曰沈約宋書曰明
帝第六子愛字仲綏

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益城又
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
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翰曰二王世祖毗

贊兩藩而任摠西伐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
太子奉晉熙王愛鎮尋

陽之益城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
贊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公時

從在軍

銑曰從世祖在軍也

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日

以版封授為寧朔將軍非臺署之補也

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

軍署法曲

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翰曰軍主謂軍

字之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

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

檄

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

日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

之照也軍書之急

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善曰魏文

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向曰

遷左軍

五

左字

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

向曰掌書記文學之任

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

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

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

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弈弈

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

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

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

室參軍雅相勸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

所安者深開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

善注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

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夏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

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善曰論語子

復阻也 選衆而舉敦說斯在善曰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方氏傳曰晉蒐於被

廬謀元帥趙襄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關禮樂而

敦詩書君其試之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為會 除使

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

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

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

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 公以高昭

已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

武穆惟戚惟賢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

文帝詔曰左賢左戚 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韶漢書

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 封

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

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寬為農都

尉大司農奏課最進韋昭

曰最連得第一也 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善曰范曄後漢書

郡相連而此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 曰第五倫字伯魚

靜嘉堂

文庫

所藏

第

六

第

六

第

六

第

六

第

六

第

六

第

六

第

六

感義讓而失險

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

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夢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

感義讓之風而棄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篁失棄也邪叟忘其西吳五

本作忘龍丘狹其東臯善曰革嶠漢書曰劉寵

於西景龍丘狹其東臯善曰革嶠漢書曰劉寵

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誅云日吳景西望子

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莠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

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

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莠乃乘輦討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

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

送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入齊宮

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會武穆皇后崩公

星言奔波泣血千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

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

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臯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執曰星言早

星也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善曰

禮記會稽而至於都也速衣裳外除心哀內疚

及也疾病也謂除脫衰服也禮屈於厭烏甲降事迫於權

奪善曰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

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良曰

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

權官而奪哀情使入仕而茹感肌膚沈痛瘡

也謂將授征虜將軍也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劍鉅者其日久痛

距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

極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故知鐘鼓非

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感憂距至也

樂去之本縷麤非隆殺所之要善

論語子曰樂去樂去鐘鼓去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

音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相

卒晏嬰麤裘斬寢苦枕草孫卿子曰變三年何也

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

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流之容樂之示

泣縷經隆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與禮本要在

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縷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

降升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

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善曰三輔黃圖曰宣

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

方雜錯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

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

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公內樹寬明外施

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

五臣本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言之世

作馳字遭寬明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

為晉陵太守神臯載穆轂下以清善曰西京賦曰寔

布政簡惠

神臯載穆轂下以清

賦曰寔

善曰西京

賦曰寔

善曰西京

賦曰寔

善曰西京

賦曰寔

賦曰寔

賦曰寔

地之奧區神皋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轆轤之下
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
以清輪曰神皋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
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轂
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
武帝五臣本同

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曰如千戶猶若干

也蓋食邑無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州刺史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

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遷使

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

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向曰兗青冀

在北不得至其兗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

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

穎川太守召見辭詢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

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素未及下車仁聲先

洽善曰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玉關

靖柝北門寢局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車聚標鄭玄曰擊標

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標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

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駙曰齊之

北門說文曰高外關門之關濟曰王關塞北關名

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北之匈奴

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朝日以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

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

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

布與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

大守之任為重將布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善

起國亦之政教也

山濤答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守也言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

衛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

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

中又如故

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上穆三能

本件下敷五典

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

合字司徒荀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

典司徒荀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

典司徒荀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

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闢玄闡以

闡化寢鳴鍾以體國

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桓

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

也言開政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而息

其擊鍾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也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

也

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

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

大和廣布

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糶而

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

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樊

子對曰壺牛以蹊人之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中平之教

奪金恥訟蹊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

秋曰齊人有

善曰呂氏春

秋曰齊人有

善曰呂氏春

秋曰齊人有

善曰呂氏春

秋曰齊人有

善曰呂氏春

秋曰齊人有

善曰呂氏春

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銑曰言竟陵王致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踐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踐田之罪也言金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也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

倫繫公是賴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取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

不壞繫二國是賴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

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

選允歸善本作歸字人範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

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狀皆可師範尚書曰虞命

樂教胄子禮師氏掌以樂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向曰

謂欲以爲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胄子也

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

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以本官領國選信歸於言陵王以爲合法則也

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

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

古爲八座尚書銑曰式是敷奏百揆時序

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良

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夫國家之

庭則百事於是有序揆事時是也

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善曰

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
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五臣注同公

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藥共子曰成

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

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齊陵王也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

為一也愛敬之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善曰

名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重初謀猷弘遠濟曰亮信猷風弘大也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

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黑書曰崑崙東南地五

里名曰神州統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齊

至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編戶殷阜萌五臣本

繁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良曰

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

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立曰非門到戶

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方軌云察余之中

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

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

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翰

日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經系也武

皇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

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春

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仰惟國典

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

節復如居武穆之憂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

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經地也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

哭其兄弟號踊隕絕于地也統曰告喪之節聖主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疚

嗣興地居且爽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

太孫即位良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六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且爽謂如周公鄧公

事成王有詔策五臣本授太傅領司徒餘

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曰

之王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翰曰

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勗之故坐而論

道與百官異也舉動所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向曰

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又詔加公入朝

絕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銑曰天子尊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

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蕭

帶劔履上殿而旁陵一人天子獨許之許之甚也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臣本作

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三亮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復言竟陵賢則如蕭傳親則如曹馬二者公實兼之

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欲益崇其德之紀進

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

上身及讓存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祐詔曰身歿讓存遺言益厲翰曰疏

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善曰身死而讓辭不謂讓徐州諸軍事天不憖魚遺梁岳頽峻

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誅之晏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翰曰憖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見亡此人如太岳積其峻峯也梁岳太山也

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

溫明秘器歛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

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

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

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向曰溫明秘器皆凶器也

衮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銑曰大鴻臚官故以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

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

所上檄下林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向注同 豈徒春

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

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

曰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誦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于野

同翰曰相舂人送杵聲也壘郊野也肆市也

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

典追遠尊戚公情之所隆

善曰禮記

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洽也鄭玄注曰公猶因述也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

之善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今善典法公因也 故使持

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

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

良曰謂督察諸軍之事

體眷履正神監

五臣本作鑒字

淵邈

道

五百本作首字

冠民宗具瞻惟允

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肅曰眷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深邈遠也

曰首冠謂道德高也人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

善曰毛詩曰張仲孝

夫銑曰肇始也弱謂幼年也光大也 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燹

和台曜五教克宣

善曰台曜

及五教並已見翰曰贊助天子令

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良曰燹理也

克能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

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 寄重先顧 善曰尚書曰成王將

任均負圖 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

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

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喻霍光 諒以齊

徽二南同規往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

周公鵲巢駟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公周南

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

謂周公邵公也往哲則二南也 方憑保佑永翼

雍熙 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魏曰保安祐

福翼佐雍熙廣也言國家欲憑音陵之德

致和 安福社稷長佐天下 天不愁 魚遺奄見憂落

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曼天不弔不愁遺一

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 良曰愁且也

期龜謀襲吉 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

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 濟曰先遠戒 茂崇

嘉制式弘風猷 向曰式 可追崇假黃鉞 善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 翰

曰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

禮 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

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

粳謂之九錫也 銑曰綬綬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粳也 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 **使**

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 善曰

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輅音路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 **黃屋左纛**

徒輜輶 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裴曰黃屋天子車

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文穎曰如今喪輜

車 喪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

駕車之馬駿工致之輜 **前後部羽葆鼓吹** 善曰漢書韓延壽

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給羽葆鼓車歌 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

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焉 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 向曰

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善曰

也 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諡曰獻 諡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翰曰晉宣帝弟

諡曰獻哀陵葬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 禮一依孚故事

然萬頃直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

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 **僕妾不覩其喜愠** 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

近侍莫見其傾弛

善曰晉中興善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善王隱晉書

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禁

可觀焉謹奉禮法故傾他人之善若已有之

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民之不臧公實 五臣本

貽耻 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已有過虞氏之盛德也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 誘接

恂恂降以顏色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

恂恂温恭之貌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 方於事

上好下規已 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翰曰方

言以正道上也每所為事 而廉於殖財誨

人不倦 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猶資也 帝子儲

季令行禁止 善曰文二曰夫桓順効誠者今行

帝子皇太子 國網天憲實諸掌握 善曰范

弟故曰儲季 未嘗鞠

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 善曰東觀漢記曰袁

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良曰真致也

公平未嘗以職罪鞠人常嘆曰九士之學高欲望宰

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人有不及內

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 怒詔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 善曰晉中興

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任天

下之重體生民之後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

東觀漢記郵憚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衮與緼緒張同歸山

藻與蓬茨俱逸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

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緒未嘗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統包咸曰節者柄刻鏤為山枕者梁上楹畫以藻

文聖王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銑曰言齊其

貴賤好惡也華衮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蓬茨草屋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善

逸樂也俱皆也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

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向曰後漢仲長統

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音陵王志願比事嘗有此言故云符仲長之言

也 邱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善曰應璩與程

文信嘗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濟曰叟老也應老

謂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邛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濟曰叟老也應老

也 丘園東國錙銖軒冕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

玄也謂周公所封以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良曰東

風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乃依五

錙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清援

與壺人爭旦緹提幙與素瀨交輝善曰

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銑曰清援謂後鳴聲清也壺人掌刻漏人

也夜作聲以候曉也言山中後與刻漏之人俱有聲
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
水與素波交映為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善曰
白虛室生曰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八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人野相去
豈遠哉那仲文人刻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
蓋一

理也 高人何點躡屩於鐘阿衡士劉虬獻
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

禮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哲廬江人也隱
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

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亟非吾
所議遺點愁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
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云
曰劉劭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荆州故

別駕遺書得請蚘情賤谷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
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徙居之魏志曰太

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此何以訓也
祖曰度外人也且共容之濟曰何點皆當許

人隱居者躡屩也僑草鞋也鐘阿鍾山也竟陵遺
何點秘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
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荆州牧辟劉虬虬以書答不應

皆曰高衡而不就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
德高衡而不就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
意 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齊宣王
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

大春屈己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 憲后 乃知
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還之於門

致之有由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范曄後漢書

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後
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
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待已既至就故
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
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
恁守君大馬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
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徬君不
奉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良曰憲后即
獻王也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

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

時序言之已詳

向曰言山居四時

文皇帝養

德東朝同符作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恁字雲喬世祖長子

尊為文
羊祜乘

帝山壽啓事曰保傳不

可不高下之
論衡
治國之

曰一曰養德養德者養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述焉

造九言實忠誠百行

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

言昭言貞言節言義
言行也
翰曰東皇帝英
九言言生
五日言言六
曰言言七
曰言言八
曰言言九
曰言言十

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
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

茲日
善曰於
結於於
結於於

毛詩曰親結其縵
九十九其

儀毛長
以知戒
人向曰道

法也精帶也
明也言言

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
非直且暮千載

故乃萬世一時也
命公注解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
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子

一衛將軍王儉綴而

一衛將山宇初構超然

一略要曰紅海之士山谷之

一濟曰謂上顧而言曰外

一尚想前良俾若化裝

一尚前良之遺風王儉晉書

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
世也

故乃萬世一時也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
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子

一衛將軍王儉綴而

一衛將山宇初構超然

一略要曰紅海之士山谷之

一濟曰謂上顧而言曰外

一尚想前良俾若化裝

一尚前良之遺風王儉晉書

非直且暮千載

命公注解

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子

一衛將軍王儉綴而

一衛將山宇初構超然

一略要曰紅海之士山谷之

一濟曰謂上顧而言曰外

一尚想前良俾若化裝

一尚前良之遺風王儉晉書

現曰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良曰顧山中屋宇
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
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
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乃

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

才淑善曰賈達國語注曰緬思匹婦之操亦

有取焉向曰列女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

進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曰未見好德

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善曰論語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

而拜之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

客譏之云愚竊惑焉音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前列女之圖也會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吾過也言音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弃也杖謂所柱之杖公以為出言

自口驥駮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善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翰曰驥駮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所五臣本造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

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善

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官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謂門階

戶籍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以訓戒也先是震于外寢匠者

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

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曰懼不

怠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廢羣之甲屬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

也介之推不獲以絲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此者謂其禍福

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誠懼也從諫

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善曰士命論曰從諫如

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至不足良曰虛其己心以受人言常受之不足也

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善曰左氏傳曰孟孫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信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惡

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

也 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
受人忠言者則心寬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
者真性 貴而好禮怡竒典墳 善曰論語子曰
院也 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 雖牽以物
相能讀三墳五典 向曰怡樂也

役孜孜無怠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
矣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

無怠無荒 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乃撰四
勤克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

部要略淨住子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維
提木叉是沒六師若住於世無

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
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謹之布薩

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
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

我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
報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也

次之 還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三教之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
書序略以拾遺補闕

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自頌示其成者張
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銑曰言此

書傳之後世如日月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
懸於天永不朽也

化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
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 瑞應經曰菩薩下當

作佛話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
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

之化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殞之請至誠
也

懇惻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
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

唯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
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

子環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爾子環退之矣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也言音陵將死此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請亦勲懇而則痛

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陶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齊曰言豈古人之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諡與請遵奉古人之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井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

五臣本無既字

以謫去意不

自得

善曰章昭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

不自得謂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

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

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

汨羅而死

向曰汨羅水名

誼追傷之因以

善本無自

喻其辭曰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

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惡為長沙

大傳及渡湘水投弔書曰聞其尊顯倭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謫邪之谷亦因自傷為郢通等所憐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善曰張晏曰恭承嘉惠也

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今類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命也俟待也側聞

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斫弔先

生善曰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

銑口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遭世罔極

兮乃隕厥身善曰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

助予無極乃喪隕其身罔極無也嗚呼哀哉逢時

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巢翔翔聞善曰茸

尊顯兮讒諛得志善曰胡寅曰關茸不才之

鳳喻賢人也鷓鴣惡鳥也翰諫人也竄藏也翰曰

位讓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賢聖逆曳兮

方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

音直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世謂

隨夷為溷胡今謂跖石之躄居為廉善曰服虔

士六隨也壹昭曰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

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躄楚之莊躄向曰卞隨伯夷

莫邪為鈍兮鈃刀為鈇善曰吳越

治同師俱作劍閣間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
義曰鉞微謂利也 翰曰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
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鉞以錫刀為利也

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善曰應劭曰默默不
得意也臣瓚曰先生

請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過此禍也毛詩曰吁嗟
今濟曰默默失意貞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

也 軫 軫棄周鼎寶康瓠兮 善曰如淳曰軫
轉也史記音烏

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甌李巡曰夫瓠瓠也甌丘列
切 翰曰軫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夫鼎也康瓠瓜

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 騰駕罷 五百本
作疲字牛

寒寒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善曰戰國
策汗明曰

天驢服鹽車上太行行于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良曰
驢也言御車者但奔驥其疾如之牛乘其蹇也

驢伏良馬駕驢車亦驥賢人 章甫薦履漸不可
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父兮 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履到上為下
可父也儀禮曰士冠章甫躬道也 銑以

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
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

其國不可 嗟苦 五百本
作若字 先生獨離此咎兮訖

信 曰已矣 善曰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
此難也張晏曰訖離騷下章亂辭也

向曰訖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
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咨嗟之意也 國其莫我

知兮獨壹鬱鬱其誰語 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
不知我心獨聚憂思誰

與語事者也 意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

遠去 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遙切
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 襲九淵之

神龍兮沕昧深潛以自珍善曰張晏曰音

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龍領下

張晏曰沕潛藏也向曰襲猶察也言察於神龍則

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他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倜面蟪古獺堯

高應劭曰蟪水蟲害魚者倜背也韋昭曰蝦蟇蟇

水蟲食人者也蟪丘蟪也倜然自絕於蟪蟪况從蟪

與蛭蟇也蝦音遐 鉞曰倜殊也蟪蟪水蟲食魚者

蝦蟇蟇也蛭蟇音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蟪蟪

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所貴聖

君君心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與小人從仕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驎可

得係而羈兮豈去異夫犬羊善曰莊子曰

宣尼見蟪丘

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

不榮華退不枯槁也 翰曰騏驎良也言君子之德

遠避濁世則如良馬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

之乃聘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般

五臣作盤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般父也紛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

去紛紛構讒意也健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

歷九州而相其五臣本君兮何必

懷此都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

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鳳皇翔于千仞兮覽

相何必懷思此楚都

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

擊五臣本作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皇曾擊九

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李奇曰遙遠也

增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

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微謂輕為微祥也銑

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

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

也翰曰紕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斯險

恣為微祥則搖舉羽彼尋常之汙烏瀆兮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善曰應劭曰八尺

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

體而鯢鮪為之制也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

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橫江

中不能容吞舟之魚暗君亦不能用賢也

湖之鱣五臣本作鯨兮固五臣將制於

螻蟻五臣本作蟻善曰晉灼曰小水不容大

小朝王問不容受忠迂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

也鱣或鱠史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其桑楚謂弟

子曰吞舟之魚錫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

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

傷懷者久之善曰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翰曰假設言以發意也

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

之區域善曰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

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覩陳根而絕哭善曰國語曰楚子西斃所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思前世

之宗替與衣殯喪於是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也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今乃五臣無乃字傷心百年

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興

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二年故言也意者無乃知哀之可

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主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

機荅之曰五臣本無此一句夫日蝕由乎交分山

崩起於朽壤亦去數而已矣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

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愷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

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

朽故也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然百姓怪焉者豈不

以資負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善曰尚書

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 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 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

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去崩故志之也 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

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

之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

日暮援父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

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

形骸之外 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濟世夷

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 濟世夷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善曰崔寔政論曰

世寧民品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

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 魏闕天子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善

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

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 光于四表者醫乎最

也區區小也木棺也 光于四表者醫乎最

外 爾之士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 雄心摧

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 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

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 善曰筭計

業也思立賦曰蓋遠迹以飛聲 向曰長筭遠跡功

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 鳴

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

乎

銑曰特獨也誓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

也

傷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

善曰尚書曰成

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水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故曰冢

請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

貽遺也四子謂

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

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

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

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

皆是也當依不行之至於有小善乎達人之讜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

言矣

善曰聲類曰讜也濟曰讜

持姬女而指季豹

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

善曰魏曰

卿王豹及高城公三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

此為白馬王入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

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也姬泉妾之穆

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

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

善曰孟子曰

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

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

善曰言

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

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然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

而婉孌力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

幾乎密與善曰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

繆猶纏絲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

閨家人則近又曰吾媿好妓人皆五臣無著

略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銅爵作雀字臺良曰著置也武

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於臺堂上施八尺牀

五臣本作張善本無總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

六尺牀朝脯上五臣本脯補之屬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糝飯也蒲秘切濟曰脯日晡時也糝乾飯也皆著

靈帳之前月朝十五日善本無輒向帳作妓

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

望吾西陵墓田向曰汝等又云餘香可分

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

也善曰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

者令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絲色飾之也吾歷官所

得綬皆著良曰綬絲為之以貫玉吾

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

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

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善曰今之

藏是三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

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

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 向曰言云人本可以勿求

請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

而也今武帝有求是一傷也悲夫愛有大而必

失惡去 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

威力不能全其愛 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

雖大而不能去其惡是行之

所據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

能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

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怒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

擇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 朝曰人所愛者生也

理有死故必失生 鏡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

能故必得死矣 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

力身從沒化安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

罕言言焉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若乃

喪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 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善曰今之

求別為一

翰曰既而武

帝崩兄弟盡

向曰言云人

本可以勿求

請不可衣裳

別為一藏也

既有求則存

者可以勿違

而也今武帝

有求是一傷

也悲夫愛有

大而必失惡

是行之所據

故雖甚而必

得之故智惠

不能去其惡

威力不能其

愛故可悲也

靜嘉堂

文庫

所藏

藏

所

文

庫

所

藏

藏

所

文

庫

所

藏

藏

所

文

庫

所

統接漢緒其賓戲曰王途燕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詁曰三途壞人極強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緒業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龍之淵潛後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

雲部釋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也遠遠也言翹武待時

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

也載行也輪曰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

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

列天贊我也註頌曰勅疆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

取楚如拾遺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勅指八

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善曰淮南子曰

八極也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暴亂而

後安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

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闡

有密靜之風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闡

謂天地之闡元氣明墨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

之啓開舉脩網之絕紀細大音之解微

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

微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

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

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聖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塗殊也

正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善曰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

齊光宏普也向曰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

推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服朕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彼人事之功於天下則舉一世皆其高德也

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善曰左氏傳曰相曰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曰造成也向曰造成臻至也將覆篲於浚谷擠子為山乎

九天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篲進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統曰將覆篲為山於浚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頽謂大功既

成而死矣覆篲謂盛土以覆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立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

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

事在其中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

而無定也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

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顛乎

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梁木之顛墜持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梁木之顛墜建安之二八實大命之所艱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

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 善曰

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駕說者也李範曰稅舍也 向曰稅捨也捨

駕言 惟降神之絲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

宰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

嶽降神柏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

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

也絲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

一聖即武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 善曰文王既

沒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始春秋孔演

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

故武帝當靈應之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

所怡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

將三曰貴相 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

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

也 憤西夏以鞠旅汧秦川而舉旗 善曰

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

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

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

秦川爰居伊陽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

也汧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 踰鎬京而

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

四旬而成災 善曰毛詩曰定是鎬京蒼冥戲

用望兆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

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王三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向曰踰也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也病甚重也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

詠歸塗以反旆登峭澗而竭去來善曰

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峭澗之險東向鄭衝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峭澗思立賦曰迴志竭來從互諫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峭澗二山石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

念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尚書曰疾大漸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論曰次至也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

所難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也赫奕寔也言實終古所難有也威

先天而蓋世力湯盪海而拔山善曰周易二

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

道田巴與馮衍書曰欲搖大山而盪北海銑曰先

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偏於厄奚險而

弗濟敵何彊而不殘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

也每因禍以提善本福亦踐危而必安

也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說文曰提安

昧慮噤閉而無端 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

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委

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善曰鵲冠子曰從祀委命

鵲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向曰委棄身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

悲有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 善曰

銑口頹歎謂思噴絕也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

翰 平聲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

及也營魄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執姬女

以嘖瘁指季豹而灌 善曰孟子曰嘖

也季豹小男也嘖瘁謂蹙眉而憂也灌深悲貌謂

人嘖言蹙額憂貌也灌涕泣垂貌濟曰姬女小女

子也氣衝襟以嗚咽 五百本作涕垂睫而

汎瀾 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

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寤寐 寤寐

得言也汎瀾違率土以靜 善不寐戢彌天

乎 五百本一棺 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百詩曰潛

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

商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士向曰言其違棄天

下以死也乃戢斂彌天之大德於棺咨宏度之

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

凌高遠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允信也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援貞

吝以甚記悔雖在我而不臧善曰言為履

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

也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濟曰援引也貞正

也甚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

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序所

云吾小忿大通惜內顧之纏絲恨末命之

不當效者是也微詳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彦

命也升書曰纏絲意好與高蹤尚書曰道揚末

此機言武帝之德也纏絲見密也微細也詳悉

親密遺令細紆廣念王臣本於履組向曰謂

專作履組塵清慮於餘香銑曰謂遺令亡餘結

賈之也遺情之五臣本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

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

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三

房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

銅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

善曰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

倡樂也謂作伎人也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

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矯感五臣本容

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是也矯感作感字容

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家語曰子貢問

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翰曰此謂衆妓

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矯舉也感憂也赴節謂

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

云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

則意可知矣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

雖有思惠無不二也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

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渺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

形聲成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鷓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銑曰形翳則影滅聲沒則音藏音

響景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

徽調也糈乾飯也言雖進脯糈誰復嘗而食之悼總帳之冥漠怨西

陵之茫茫齊曰悼痛也注茫茫草木貌登爵

本作臺而羣悲時美目其何望

善曰字林曰時長貽也博雅曰時視也時與貯同毛詩曰美目盼兮翰曰張目視曰時言美人張目遠

視終不見君王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

是亦何望也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

薄葬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

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

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向曰機言我

全古人奢華以為遺累信可彼衣衣於何有貽

塵謗於後王善曰言表絃輕微何所有而空遺

所有故雖哲而不忘善曰言情苟存乎七憲

可嗟也良曰嗟其大德愛所在覽遺籍以慷

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

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壘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

為祭文留信待成也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壘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壘則南文會稽三

特第東則考文三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

封域不用博壁步覓反善曰毛萇詩傳曰

封界也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形兩頭

無和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亦水鬪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

曰棺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

善曰禮記曰孔子曰多異形不可盡識刻

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

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

善曰說文曰棖杖也宅與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銑曰應手即破女灰滅

也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

有五銖錢也良曰五銖謂上水中有甘蔗節

及梅李核胡瓜辨皆浮出不甚爛壞善曰

爾雅曰辨犀辨說文曰辨正中言貝也白竟切一作辨字音練辨與練字通濟曰瓜中子與肉

也翰曰浮出銘誌不存當代不可得而

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

疾者謂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得知其名字遠

近故假為之號曰溟漠君五臣本吃君字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

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

真豚醪之祭酌薦真漠君之靈忝總徒

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版築謂牆版築也窮泉為

漸聚壤成基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擲既啓雙

棺在茲捨畚本悽愴縱鋪漣沛善本作而

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實龍也揭居高切爾雅曰鍤謂之鋪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

而語助也濟曰畚土籠也鮮鍤也漣而流淚貌芻靈已毀涂車既

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翰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

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盞良

或醢醢

善曰爾雅曰盞謂之盞又曰肉謂之醢也呼蹄切

向曰几

廷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

豆皆食器也

盞瓦器也醢肉醬也醢醢也

餘節瓜表遺

五臣本作餘字

白菟切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

年潛靈幾載

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

堙滅姓字

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

惡如何蔑然

百堵皆作十仞斯齊

曰百堵皆與

濟曰七尺曰仞

可迴

曰墻牆也言牆漸既作

房已頽

循題興念撫俑

漢書曰霍光

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

以栢木黃心

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

漢流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

其意故吏對

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

得埋掩

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

觀漢記曰陳

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

倉卒時骸骨

不葬者多寵祠骸府阿掩骼

乃勅縣葬埋

由是即絕也

曲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

曲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 並骨也 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善曰孝經曰卜

掩藏也 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其宅兆而安厝 之 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

骼埋胔此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 輪移北隍窀 交 五臣本

東麓 善曰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 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交之

事杜預曰窀厚也交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 曰交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 濟曰輪

葬車之輪也隍城池也交 壙即新營棺仍舊 木 善曰鄭玄司禮注曰壙謂冢中也

合葬非古周 公所存 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

自周公以來 存此禮也 敬遵昔義還祔雙魂 善曰禮記

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酒以 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

兩壺牲以特豚 濟曰特 幽靈髣髴歆我犧 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

用曰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翰曰畫牛於樽故云 樽 鳴呼哀哉 五臣本無此一句 善曰魏太祖

祭屈原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 顏延年 出延之為始平太守之郡道

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 屈原文以致其意 向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 銑曰少帝即

湘州刺史 銑曰少帝即 湘州刺史

湘州刺史

湘州刺史

湘州刺史

吳郡張邵

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

恭承帝命

建旗舊楚

善曰賈誼平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

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良曰旗旗幡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州

蓋舊楚地也

訪懷沙之淵得指珮之浦

善曰楚詞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濟曰屈生懷沙石

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棄指也弭節羅潭艤舟

汨渚 善曰楚詞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

整船向岸曰艤翰曰弭節謂止駕也艤舟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乃遣戶

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蘭薰

而摧玉纘 五百本 則折 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玉折不作蕭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

託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纘密以乘智也鄭玄曰纘緻也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

古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亡身之本

物忌堅芳人諱明絜 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王之性

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絜鮮白 曰若先生逢辰之

缺 善曰賈誼平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谷楚詞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巨攘濟曰先生

謂屈原也辰時也謂 温風忘時飛霜急節 善

温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温風至京房曰三月建辰風衰息相繼七說曰飛霜厲其末

疾風激其崖 翰曰温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
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水喻讒言積
乃見乘逐急節謂温風忽然已變 羸羊 再造紛
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昭懷不端 善曰羸秦姓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
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

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會與俱歸拘留不遣
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勤此

屬太保之任也 向曰羸秦也芊楚也是時秦昭王
楚懷王遊紛為亂君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

也 謀折儀尚貞茂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
王既絀屈平秦乃

今張儀車楚秦昭王欲與儀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
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 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詞序

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
椒專佞以慢誦兮極又欲充夫椒緯三逸曰椒大夫

子孫也楚詞曰余以蘭 可寺今无無實而害長
逆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楚曰儀張儀也

尚靳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
靳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

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貞 身絕郢闕
正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跡徧湘干 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
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

間也言其逝如湘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善曰
江故跡徧其間也

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詞序曰善
為香草以配忠貞軒龍鸞鳳以託君子 濟曰荃蓀

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 聲溢金石志華日
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

月 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
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

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
月爭光可也 翰曰

如彼樹芬 善本實穎實發 善曰毛詩曰實
作秀實穎實發 發實秀實穎實

栗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言屈生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望汨心歛許

瞻羅思越善曰吳質答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良曰歎悲也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

也思遠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

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潦洞酌昭忠信也向曰塵久也苟藉順

諛諛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二首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即顏延年也五臣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

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

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善曰沈約

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

義清其惟君之懿早歲飛聲善曰思立賦曰

本也齊曰懿義窮幾豕文蔽班揚音盈協韻善

夫也班班固楊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

二人性婞辛剛絜志度淵英善曰楚詞曰體

也婞猶直也向曰登朝光國實宋之華善曰

婞直淵深英智也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

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無言昭曰為國光華銑曰言才通漢魏譽浹龜沙善

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
書曰西被於流沙漠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
文曰北方流沙漠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
才通於前代也決及也龜茲流沙漠遠國名言其聲譽

遠服爵帝典棲志雲阿
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

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
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

典而棲志實在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善曰共波猶連

波以喻多向曰言交友清潔**氣高叔夜嚴方**

仲舉
善曰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性方
峻不接賓客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

舉也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時人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比也**逸翮獨翔**

孤風絕侶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流
雅曰風聲也良曰言孤介不羣也

連酒德嘯歌琴緒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乎式
乎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

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
也濟曰流連言好也緒猶遠也**游顧移年契**

闊宴處
善曰何劭相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手詩曰
死生契闊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盼

嘗移年歲雖契闊為
苦嘗同宴語居處也**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

露未凝歸神太素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
始剛曰言春與游談賦

詠至秋乃死太素無形也
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也晨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

謂凶儀**心悽目泣情條雲互**
善曰李陵詩曰
仰視驚雲逝紛

紛互相踰良曰泣謂下淚條理也言
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涼陰掩軒**

娥月寢耀

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

遂奔月為月精氣掩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

微燈動光几

牘誰炤

翰曰几牘謂平生枝讀典籍之

衾衽長

塵絲竹罷調

向曰長生者也

擘悲蘭字屑涕松

嶠

善曰楚詞曰涕漸漸其如屑也松嶠謂墓所也

古來共盡

牛山有淚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大公相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

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

非獨

昊天殲我明懿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德也昊天喪我明美之

以此忍哀斂陳奠饋

本作詩奠饋善曰

申酌長懷顧望

本作

戲歎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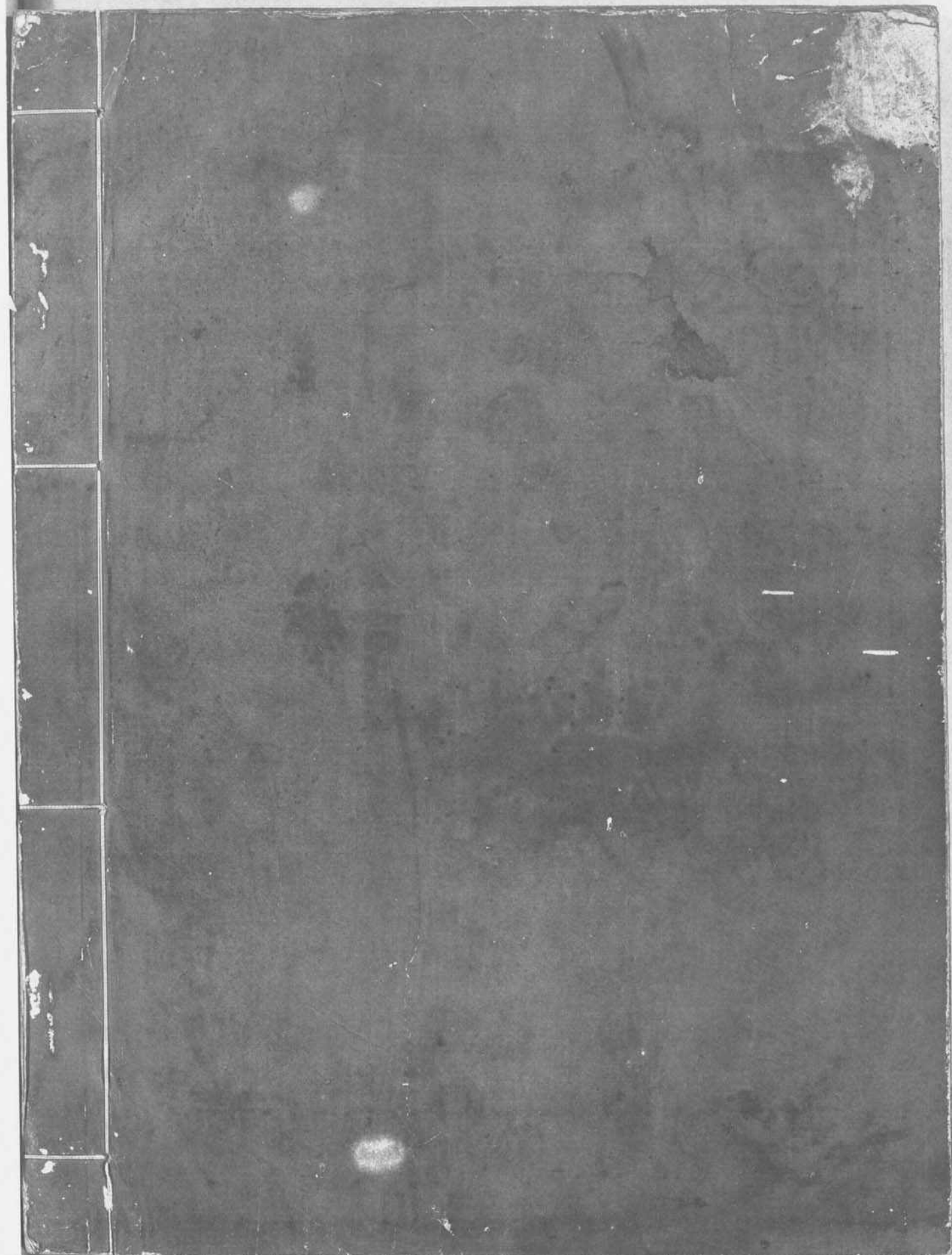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陶

歐歎悲也

文選卷第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